



16  
4064  
21





4064  
32-21

大事編年

肅宗紀

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

丁酉四十三年二月館學儒生趙謙彬等上疏請先正臣  
文元公金長生從亨文廟○答曰省疏具悉爾等居首善  
之地為先正繼陳從祀文廟之請尊賢之誠深用嘉尚日  
昨六道儒生疏批中所云意固有在殊異乎婦來留難矣  
趙謙彬又上疏更申前請冀恢聰睿答曰先生道德予豈  
不知尚此留難蓋出慎重之意而中外章甫同聲合辭文  
廟服食之請閱屢十年而彌懇則公議所在益可見矣不

皇清書齋

皇清書齋



必待臨濕致祭之日特許所請其令禮官亟舉縛禮焉  
四月政院啓曰先正臣金長生道德學問實是百代所宗  
仰聖明之所以尊賢文廟殿食之請中外合辭今至四十  
年所而何幸睿旨快決縛儀將舉聖德之有先士林之同  
慶當復如何而即者進士李相采梁命夏等各呈一疏公  
肆醜辱罔有紀極而誣悖之言至及於陞配之兩賢噫嘻  
今日人心之陷溺義理之晦塞胡至此極醜正侮賢自是  
此輩之伎倆今於處分大定之後猶此挺身投疏恣意毒  
正欲為寢格成命沮敗盛典之計若使此輩少有一分嚴  
畏之心安敢乃爾如此醜悖之疏不宜循例捧入故屢次

還給則添入別語侵辱喉司終無退去之意臣等既被其  
無限詆斥有難一嚮退却不得已捧入之意敢啓傳曰文  
元公道德學問寔予所尊仰者也處分已定縛儀將舉而  
李相采等各投一疏醜辱先正罔有紀極而相采之疏尤  
極絕悖事之痛惋孰甚於此誠不料人心之陷溺義理之  
晦塞一至於此矣如此毒正之輩不可不痛斥疏頭李相  
采極邊定配梁命夏邊遠定配今後此等疏章切勿捧入  
粵在辛巳全羅儒生崔翼雲等上疏畧曰金長生從祀  
之請自辛酉而迄于今粵自朱夫子集群賢之大成明  
道學於萬世而先正臣李珣繼其統使吾道煥然於五



百年之後又此金長生師於李珣得其嫡傳則其淵源之正可知也以言乎稟賦則敦厚和粹以言乎學問則居敬窮理自日用事物究之於天人性命其為工夫也銖累寸積人一己百其居家也事養喪祭一於禮而必盡其誠其從仕也惟盡職分之所當為屢經字牧專務利澤之下究當昏朝政亂捲懷屏處守道全貞癸巳更化首膺徵召而猶堅難進易退之節抵書勲宰則惓惓於清源革弊之說懷劄前席則懇懇於帝王學問之道此皆救時之急先務格君之第一義也然道難諧時証不安朝終未展蘊退而屏處兩湖之間多被薰灸在家

庭則有孔門之伯魚傳衣鉢則有延平之晦庵繼往開來之功庶有辭於永世矣論其著述則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明白詳盡自國朝達于委巷公私吉凶常變儀節皆有所據裨補世教此殆天相斯文假之壽考成此莫大之功歟請從祀諸賢云々

李喜昇疏斥文廟從亨

湖西進士李喜昇等疏略曰云々聞湖儒崔雲翼等進一疏請以故叅判臣金長生從亨文廟殿下曾不留難乃有該曹議處之命臣等相顧駭惑實不料聖明之世復有此斯文之變也殿下以金長生為如何人哉長生



本以凡質生長大家而假托禮學因竊虛譽夷考平生則道學工夫非所論於斯人而至於文詞翰墨上亦是短拙嗟乎世間有空然儒者乎其謂平生事業只有兩件丹子備要專據朱子家禮本非自家所翔問解則歷舉四禮中瑣節含糊朦朧無發明剖析之語長生而知禮孰不知禮先輩長者有言李珣之大疵累在於理氣一物之說反背朱子侵侮李滉長生又襲珣說其詆斥賢師之意屢發於文字之間以為長生一罪案以如此之人翔建書院服食俎豆誠亦僭矣雖使尊長生者極口而揚之可謂一鄉中善士而黨議沈痼心腸顛倒

不知來頭又有何等所謂儒賢君子學未及於長生疵過於珣渾者將欲闖然而入乎噫數間夫子之廟自此而殆無隙地矣云々

左議政李世白議臣竊伏見壬戌年間先正臣宋時烈之疏有曰故文元公金長生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珣專意禮書毫分纓析其時諸大臣所獻議者雖有詳略之不同而要皆不出於文正公時烈之疏意則文元公金長生之學之功之無愧於聖廟服享之典可以見矣近來一種醜正之徒相繼而起公肆詆辱竝及於已祀之兩賢臣此誠世道之大變不可不痛加斥絕



右議政申琬議以為聖教及諸大臣議見之則以其事體之重大必欲其博訪熟講審量慎處者誠以如是而後事體重大故也

判中樞尹趾善判敦寧崔錫壽等以為從享之典我朝三百年以來僅再有之列聖之持難靳惜蓋所以重斯文重典禮也

領中樞南九萬以為諸賢從祀自祖宗以來及今朝三度而歷屢朝積年所然後乃行似難容易舉行

權尚夏曰臣師辛酉疏首發從祀之論謹誦師說仰備裁擇云云○至是因趙謙彬等疏有成命

○夏五月以贈領議政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

王世子代理獨對

七月初上癸巳以後疾患沈綿卒歿卒劇積年彌留而廷臣彼此爭論章疏日積酬應甚繁火熱仍此日熾一日藥房入診時命左相李頤命同入上議所以調授適宜之方皆陳文書節約之道既退又命左相入待時領相金昌集以藥院都提調病重在闕外凡八侍時講造外必承旨史官先入例也願命與承旨史官詣閣門則內侍曰有命大臣先入則承旨未及入而內侍遽閉門願命進伏則上握手而歎曰予死亡無日予死之後世子決不可堪荷奈



何願命曰殿下何為出此言耶無論古事即今彼人事豈不可戒乎時胡皇廢太子不更立上曰予每言之矣今日太子世子何其相似耶願命曰辛巳聖教豈曰專為世子地其後至欲禪位今忽如此何也上曰其時則不如此欲禪時亦勝於今矣衛瓘尚有此座可惜之言卿為大臣何不為國深慮而乃如是耶願命曰世子仁柔事仁顯王后甚孝亦善於居憂無失德之間於中外民皆仰戴設令處事有未盡者臣等亦可以輔導而納於善矣上曰師傅賓客左右環坐而凡所講論之言全不留心或視瓦或顧他處卿等其何以輔導乎况向予亦有不遜之行無奈何矣予自病後

久有此意矣今則眼病如此故上候諸症中眼患尤苦春浴温而無效仍不能視物

也不得不發此言矣願命曰此何等大事而獨以命於臣

耶臣則死不敢從並招諸大臣議之何如上允之願命出密傳上

下酬酢語於閣鎮厚鎮厚即為錄出如此云於是原任大臣李濡領相金昌集

左相李願命又入侍上又發決不可堪荷予久有此意之教諸大臣皆爭之曰凡人或若必不可學文而終能善文者有之或若必不可當此事而終能舉職者有之不可以此而決定也仍請依世宗朝故事令世子參決庶務允之上曰大臣之言如此世宗朝寶錄考出以來願命曰此是大事參決聽政宜有備忘也上曰可也遂下備忘命世子



代理庶務

世子自甲申乙酉間漸有疾崇有時向壁而坐細語諄諄有若與人酬答者然或中夜彷徨於階庭之間或步或坐起居行動舉止不覺其大段有異而精神不能照管且下氣痿弱不知有男女之事每於上之引見諸臣時而褻服露面窓間而見之諸臣俯伏而已上則猶不知其病之至此每獨坐咄咄而已

紀母巖事

備忘記曰五載沈綿之餘目疾添重視物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虞依國朝及唐時故事世子聽政聽政吉日以八月初一日推擇

李頤命疏

正言趙聖謙獻納朴聖輅疏論獨對之非左議政李頤命劄曰日昨諫疏以臣獨對責以踈章又謂之君臣胥失臣惶駭震惕不知死所伊日詣闕之後中官來傳聖教俾臣先入臣謂承旨曰此異常規承旨史官不可不隨我而入臣則在前趨到中庭顧後無人始覺承旨史官之不許入侍見阻閣門而黼座不遠催臣上殿愴怍趨趨不敢還出曲拜之後先請承旨史官所諭乃引孝廟朝事再三教以進前倉卒之際事勢如此而臣心惶懼何待人言蓋歷代君臣相接之禮類多簡易其光明嚴正未有若我朝者今



至臣身擺脫常典且闕後獎諫臣之責臣是矣何以自解  
云々○答曰君臣猶父子大臣是人主之股肱今茲獨對  
未見不可而况非躬行者乎卿顧謂承宣同我隨入則尤  
無所失矣諫臣之言不必深嫌卿其須臾至意安心勿辭  
亟出行公

王世子上疏

王世子上疏畧曰聖候愆和積歲彌留之餘眼患添重至  
有今日之教臣雖無狀豈不知此而第伏念臣質魯才鈍  
學識茫昧不足以仰體付托之意此臣所以回徨踖躅罔  
知攸措也噫此何等事任而臣是何狀而晏然承當乎伏

乞聖慈收回成命不勝萬幸○答曰省疏具悉昨日批旨

中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毋庸更辭且近日事即懷尼

輕重之說曾已下放矣一自擬書墓文詳覽之後予深究

義理是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矣為我子孫須遵此意

堅持勿處分定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

尹趾完疏斥獨對

領中樞尹趾完病廢鄉閭聞相臣獨對昇疾來伏輦下疏  
陳所懷畧曰臣伏聞筵教有及東宮者老臣不死乃聞此  
報心膽戰掉直欲碎頭丹墀而不可得惟我東宮睿質天  
成承事聖后至孝無間歡侍服事之節臣僚多目擊而感



泣者中遭變故無一毫幾微形於外毓德春宮三十年一國莫不延頸願死豈意今日乃有此事自古衰末之世陰邪逞凶之徒孽芽其間敗人家國昔在甲戌大臣南九萬曲意隄防竭誠調護以宗社安危實在於此今九萬已矣只有篤老垂死之一微臣而地望輕微不能鎮伏人心言念及此心骨俱寒又曰獨對之舉上下交失殿下安可以相臣為私人相臣亦何可為人主私臣宜其中外驚惑國言喧嘩乞下明命使一國臣庶曉然知聖心無間國本永固云云○荅曰今卿所陳雖出於憂愛之忱而以予觀之多有不稱傳者矣噫予病至此變通之外無他道理此固

已定于心使世子聽政之教予先熾於口而大臣奉承則世宗故事自然相符矣其時受教之下未聞有爭之者今以不爭責大臣此予所未解也今予目已到十分地頭實無一毫酬應之望世子代勞一刻為急而卿乃以姑徐聽政為言亦所未解也至於獨對非今躬行而卿指斥左揆語意非常特下備忘明白闕釋而卿至有復下之請尤有所未解也

### 諭左相

下備忘曰大臣獨對雖是不常有之事亦非今日之躬行矣昨者領府事疏中言獨對事而遣辭至深其意實在於



逐卿也寧不慨然卿因此不安遽出都門仍納命召不覺  
愕然手左右如失噫世子聽政在通而廊廟殆空言念國  
事病衷何安今日所遭萬々意外則於卿實無毫分難安  
之端胡忍棄余邁々若是耶茲遣承宣諭予至意又令史  
官還授命召卿其安心領受即日入城用副予如渴之望  
承宣即往宣諭于左相

備忘記 尹趾完事

又下備忘今茲世子聽政遵依國朝故事而領中樞尹趾  
完以篤病之人汲々入城有若國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  
舉措既極異常告君之辭亦不擇巖至於左揆則直以私

臣一筆句斷驅之於罔測之科是誠何心噫大臣獨對非  
今日之所翔左揆所遭果有一毫迹似於大臣之言者耶  
此等排軋之計反出耆老大臣今日世道無復可為寧不  
痛慨不可不明言顯斥政院知悉

尹趾完脊命疏

領中樞尹趾完脊命還鄉時留疏曰九耄垂死之年乃以  
譏人見疑將何顏面復立於世乎獨所恨者臣之所陳宗  
社至計而畧不省納乃反疑臣至此竊恐殿下此心終為  
亡國根柢願殿下捨置萬念惟以安固國本為第一義云  
云 答曰昨批中聖譏之教乃實際語耳其敢曰無挾雜



之意乎噫伊日大臣之匡救可質神明諸臺之疏亦出憂  
愛則匡救之誠獨不及於卿哉卿以白首之年甘心於壞  
亂朝廷予實痛恨也

趙相愚疏 并獨對

判中樞趙相愚疏畧臣竊怪殿下以光明正大之舉為宗  
社臣民之慶而始則麾退承宣記註之臣行獨對非常之  
事旋復并進二三大臣密勿咨度一對二對至於三對此  
何故也及夫玉堂之劄出臺憲官僚之疏繼至推其語次  
可以測度不覺流涕之被面也王世子定位豨三十年之  
久未嘗有一毫過失聞於外者而猝有此未安之教何也

今則既許聽政又許勿錄未安之教更無可言今臣所謂  
可謂妄發而故相臣南九萬憂之於甲戌崔錫鼎憂之於  
辛巳其憂也可謂過矣亦不害為宗社之大計也其時殿  
下以姜世龜疏引喻語謂之不詳至施竄配殿下處事之  
至當可以仰揣而樞機一失衆心滋惑為今之計莫若誕  
發綸音明告以向者之教實出於輕遽今已快悔而益篤  
慈愛之念臣庶之疑可釋東宮之心可安云疏入即下備  
忘曰日昨筵教豈有他哉不過慈愛之心欲使東宮加勉  
而已

金昌集疏 對趙相愚



領議政金昌集劄曰頃者大臣之復入承聖上未安之教合辭爭論幸蒙聖明決從羣請遂有聽政之命臣等方攢祝欣幸判府事趙相愚疏復進二三大臣密勿咨度是何言也伊日召命遍及大臣之列而諸臣自不來耳此豈殿下欲與二三臣獨言者哉領府事尹趾完之疏乃責臣等爭執於聽政之舉臣實未曉其何意也始臣等之所急只在於天心之回悟耳又孰知聽政衆決之有異同乎國朝寶鑑文宗衆決庶務及考實錄乃如今之聽政耳寧有二者之殊而大臣之是役非此者何也頃見李仁復之疏始知外間有一種議論今大臣之意實相襲而語極深重云

### 李頤命再劄

左議政李頤命又劄曰原任大臣留疏又及臣事又聞嶺南監試儒生罷場而將拜疏以臣獨對為言云臣顛倒踈牽陷此大眾固不足言以聖明亦受群疑此臣所痛恨也諸大臣之入對也俄頃之間 聖心廓然雲消霧闕持難變為快斷辭氣溫藹未見纖毫芥滯臣以此決知 聖心之無他也外人不能獲覩其光景故大事雖定猶未釋然者亦未恠也○荅曰卿之所遭萬一至寃予所洞知故日昨下喉院傳教實出於聖諒說之意也

李頤命獨對時世子立於窓外陛下若聞若不聞三大



臣并對時亦立於窓外而上則不能見矣於是少論譁然以為願命獨對將成易樹之舉領府事尹趾完病廢田野聞此報因夜馳詣城外上疏論之上下嚴批功責願命是師命之第故少論疑有陰秘之跡相與煽動浮言罔有紀極趾完亦因此驚動云

是日獨對之舉出於公天下之心非有一毫挾雜之念而上深懲於己已事不欲立威獨斷故勉從大臣之言且世子病患之實狀中外皆不知之此時遽有易樹之舉則必生大變故諸大臣皆矢死不敢從其後願命與閔鎮遠語其時事鎮遠曰若依太祖朝故事勸上禪位

世子受禪後又依恭靖大臣故事即為建儲仍又觀勢代理則國勢可以鞏固何不以祖宗朝故事聞於吾君乎願命曰凡事雖易知者倉猝難思久後乃覺君亦必於日久後從容思量而得此計也吾則其時倉猝當之未及思之及此矣

並丹巖  
記事

世子既代理上命諸承旨逐日持公事入對贊助裁決若言事疏章則可以措辭批荅者上代世子批判焉

### 王世子聽政頒教文

王若曰經五載而寢疾久貽臣庶之憂命貳極而代勞爰遵祖宗之典既祇告於太廟仍誕敷於多方言念寡躬早



承丕緒宵衣旰食曷敢自懷於荒寧履冰臨淵惟恐或忝於負荷居然春秋之晚晚重以庶病之頻仍根委已深遂至閱歲而沈篤引接久曠有車平日之憂勤矧惟目視之漸難益覺酬應之添惱一二日萬機多滯在床第而何安四十年積瘁所傷非藥石之可效如欲清心而調疾莫若省事而蠲煩曠茲儲副之賢久係億兆之望溫文之德日造于高明仁孝之聲夙著於遠邇通而問寢視膳之盡道亦開物成務之有才多年侍湯至誠可見於不懈小心承訓熟習已臻於自然深惟付托之至情載稽茲決之故事予志先定不待大臣之力陳國論僉同詎緩曠典之亟舉議

發而卿士從協命下而朝野懽欣已於八月初二日令世子聽政儀章禮節之間寔倣前例官爵兵刑之外咸付專裁惟一身有調養之便抑庶務無曠廢之患斯為萬世之長計矣但一時之權宜批旨特宣首勉典學之義邦基益固永垂貽燕之謨於歲大禮綏行景福方至謳歌獄訟均深翊戴之誠天地神祇共扶靈長之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宋相琦製進

世子嬪服制

戊戌四十四年二月世子嬪沈氏喪逝○禮曹啓曰大殿中殿服準家禮及大殿五服圖嫡婦大功世宗朝顯德王



后喪兩殿服世子服制古禮及國制皆為不杖期今則何以為之傳曰啓辭得宜并依為之自上公除自成服日訃九日而除

禮曹佐郎成震齡上疏論喪制易月之非以公除為視事之限而服制則除於當盡之月命議大臣稟處

判中樞徐宗恭以為中古易月之制深矣先王禮典循襲已久我聖朝喪制卓越千古穆廟以後於通喪定制古禮一洗繆純暑服以下有未盡更者公除之前以視朝為限而已則於此除衰尤恐為禮乖情缺之歸今日期功之服雖在公除之後俟服盡之月而乃除實為古今之義云云

領議政金昌集以為國朝通喪之禮實是漢唐以來所未有而獨於期功猶存易月之制者誠似欠闕而傳襲已久便成國制則遵而行之亦可為從先祖之義而揆諸先王制作之本意終非禮之至者如欲一變至道盡革年繆但以公除為視事之限而服除於當盡之月是在殿下孰敢有異至於王世子服色亦當從而稍重云云

判中樞李頤命以為天子諸侯絕旁暑所不絕無多而短喪以來有未盡制為親之道無可伸矣今者即署小臣執藝而論喪慨然有復古之意臣則贊成之外無容別議云

云



傳曰我朝通喪定行古禮一洗純繆獨於期功之服易月之制猶存誠為久闕今者成震齡以微末郎官輒附執藝之義疏論喪禮意在復古其言極是實合予意今夫定禮宜從此喪始儀曹知悉舉行

### 姜嬪復位

三月上教曰予以姜嬪事心常惻然臨昌君焜以昭顯血孫其子孫蕃衍可比唐之汾陽福善之理昭之及閔李明漢文集姜碩期謚狀知其為賢宰相矣且於景德宮高處望見昭顯廟感此三事成三絕矣仍下御製三絕望昭顯廟詩回看靈宇轉悽然荏苒流光七十年宮主如何不並

奉世人誰識心常憐命收議大臣領議政金昌集議姜獄之疑國論未已仁廟猶教曰按獄無就服之人咀咒無頭著之迹其後先正臣宋時烈獨對時有曰先王傳教有埋凶置毒必是此人耶為必是二字是未分明而勒定之說孝廟答曰果如卿言由是觀之獄案未分明可知為教而特邦禁之嚴無有言之者乃至七十年未伸云云 上特命復位贈謚

### 上入耆社

己亥四十五年正月前直長李楫請依太祖故事亟令耆老所稟旨舉行特為允許而復命停止迨初君率諸宗上



疏陳請答曰太祖西樓書諱之事載於沈喜壽耆老所先生案重修序文中疏中所謂并與太祖盛事而永泯於末世云云甚是依前下教舉行二月八日耆所奉安御幘四月上出御景賢堂受陳賀

### 金鎮商論望哭之非

二月改葬張禧嬪墓持平金鎮商上書云昔伯魚之母死暮而猶哭夫子曰嘻甚也暮猶不可哭况改葬乎云云答曰令該曹稟處禮曹覆啓曰聖人之訓非指改葬今此援據未知觀着今日議大臣

判中樞李頤命議夫伯魚為父後而喪黜母踰禮也期可

除而哭無時徃情也夫子之甚之也不亦宜乎邸下若於私親之改葬將為之成服而哭眞實為踰禮而今者屍柩出地重壤復閉尚不得遙望一哭則生育之恩反同路人聖上之許禮官之請者誠無嫌於禮坊云云

領議政金昌集議改葬禮節一遵始葬之儀則邸下望哭之前固情理之所不容已憲臣所劾伯魚事未見其觀合於今日則依該曹稟定似為得宜矣云云

判中樞金宇杭判中樞趙泰來右議政李健命議同持平金鎮商達曰諸議皆以為改葬一從初葬之禮服三年者總殺之也今以邸下哭於始葬者為改葬必哭之制



則非殺其禮之義且始葬之哭在服未盡之時則何足為  
援於改葬乎且以邨下所已行者言之壬午初期有望哭  
之議其時禮官引伯魚哭夫子甚之文竟不行既不哭期  
反哭於改葬豈不近於始殺而終隆乎且重壞復閉不得  
一哭生育之恩反同路人云當初之替之欲一哭而伸情  
者有加於今日而乃勉抑不為之此乃遵禮割顧何傷於  
生育之恩乎今者諸臣之議如此請避斥臣職答勿辭

### 三南均田

命三南均田以黃龜河為慶尚左道均田使吳命恒為右  
道均田使金在魯為全羅左道均田使申思詰為右道均

田使金雲澤為忠清左道均田使權懔為右道均田使

### 國恤

庚子四十六年六月初八日上昇遐

自聖候危甌之後少論軍做出函言以為老論必將廢儲  
嗣而立王子見諸宰逐日會於闕中憂念上候或聚首  
細語則輒指曰是謀廢立也又使人呼於街路曰國將  
有大亂閭巷之人預為汲水積柴閉門勿出可以免禍  
以是都城內外莫不慄慄

### 明陵誌文

王英明特達寬弘勤儉誠孝之篤出於天性崇儒重道好



學不倦居常手不釋卷暮年猶開講筵經傳史書諸子百家及東方文集無不講明涉獵凡一經覽平生不忘臨文析理見鮮明透禮樂文物增光列祖於皇上帝眷顧斯民茫：九州腥膻百年而箕封一域八條之教未衰當五百有興之期篤生聖人錫之以聰明睿知之質濟之以剛毅果斷之勇使王成就從欲之治則將見挽回世道軼古先王之業而不畀先王必得之壽俾斯世不得躋大成之域者抑無奈氣數之屈伸而然耶然其建皇極之正明人倫之晦大經大法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而深仁厚澤滲漉在人者將千萬歲而彌彰嗚呼盛哉判府事李願

命撰進

尹志述疏論服制

館學儒生尹志述等上書曰伏以旻天不吊大行大王奄棄臣民攀慟踴隕章土惟均恭惟我大行大王聖學高明度越百王思欲復行方喪之禮以洗千古之謬而慮夫蒼黃急遽之際未能盡用古制預令大臣儒臣博議以進仍又下教曰茲事自有朱子定論本無可疑斷然行之可也嗚呼今日上下之所可自盡者豈外於此哉第伏見禮曹違下服制節目則其小：品節姑置勿論其大綱之違朱子本旨者多矣臣等謹按朱子服議有曰斬衰三年為父



為君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裏辟領負板掩衽襯  
衫布裙麻腰經首經麻帶管履竹杖自天子以至庶人不  
以貴賤有所增損也又曰君臣同服而有區別以辨上下  
又曰令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民軍民  
之貧者則無青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去其紅紫華盛  
之服其亦可也又曰禮曹三司政院漢城府成均館掌隸  
院長官兩都留守監司武時任大將統制使防禦使外皆  
不許受杖此雖曰援據朱子服議而亦有所不然者朱子  
曰凡官長外曾經侍從而專奏事之官皆令受杖而今不  
許焉至於六曹叅判叅議漢城左右尹及政院三司之官

雖其次官皆是侍從而得亦或有曾經侍從及大將統制  
使間師等任而專奏事者即今并不許其失三也然此三  
失猶為節目間事而若其大綱全在於舉國臣民通行方  
喪之制也今該曹乃反別其尊卑至今訓鍊院習讀奉事  
以下及方外僉使萬戶權管別將各陵殿叅奉無甬拜初  
付職外方監牧官及前啣堂下三品以下館學儒生皆不  
受裏者未知何所據也朱子則既許臣民同受裏經雖不  
責全於庶人軍吏之貧者而猶令以紙冠則其力亦可備  
者應受裏服灼然可知今則不但民庶之無服以上所云  
訓鍊邊將陵殿官等及前啣儒生等只以白笠白衣白帶



成服安在其通喪之議也此其失又非小之節日之此誠  
宜先正此大綱然後可論其他至於卒哭後許嫁娶一次  
只是五禮儀所載舍非朱子分級定制之意而此則追後  
講確猶可得正姑不可縷陳而大抵朱子服議為萬世模  
範此我大行大王所以必欲遵行者今日有司一循服議  
以定其品節度數則何難乎本末皆定大小咸備而今乃  
不此之為或有參以俗例或有間用五禮儀終未免為班  
駁之歸此不特將貽譏於後世實無奉承我大行大王之  
遺訓豈不大可懼哉節月初出之日臣等非不知拜章於  
邸下而節日既已議院相裁處建下又嘗見朱子論國家

大事上書都堂冀其轉聞以處臣等竊慕此義昨果書爭  
於院相則謂無前例而退却矣臣等固不宜煩瀆於邸下  
宸隕之中惟此服制必須及今釐改庶幾無憾茲敢相準  
仰籲伏乞邸下追大行大王聖教重念先賢定論之嚴亟  
下臣等之書於該曹明命禮官俾與院相及諸大臣更加  
商量而勘定無或未盡於情文則國家幸甚臣民幸甚今  
日書辭令該曹稟處禮曹申日因館學儒生尹志述等上  
書令該曹稟處事令下矣臣等即為就議於院相及諸大  
臣則以為書中所陳小節日雖不能一一勘定於倉卒  
之際而其中訓練邊將及各陵殿官以下前啣儒生等只



令白笠白衣帶成服安在其通喪之說誠有所執一體以  
斬衰成服儒生則與朝官不無差別以生布衣麻帶成服  
為宜云以此意急之知悉施行何如達依準

大事編年

景宗紀

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王諱昉字輝瑞肅宗長子禧

嬪張氏以戊辰十月二十八日誕降在位四年甲辰八月

二十五日昇遐葬懿陵在楊州

妃恭孝定穆端懿王后沈氏籍青松領敦寧府事青恩府

院君浩女戊戌二月七日昇遐葬惠陵楊州

繼妃敬純仁孝惠穆宣懿王后魚氏籍咸從領敦寧府事

咸原府院君有龜女庚戌六月二十九日昇遐葬懿陵

卽位



庚子六月十三日上即位于崇政門

卜相

時有卜相之命金昌集獨當枚卜而宋相琦閔鎮遠李晚成皆與昌集有親嫌此外無當次者不得已以鄭澥新卜又命加卜又不得已以趙恭者加卜而下點

趙重遇杖斃

七月龍仁幼學趙重遇疏畧曰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今殿下登寶位所生之親尚闕名號寂寞窮閭祠宇蕭然不坏丘墓宿草荒涼伏想嚴廬哀疚之中必有怵然不自安者朝臣秩二品尚有貶贈之典堂二千乘之尊獨無爵祿之

加於誕育之躬乎云云

承旨洪致中權煇韓重熙洪啓迪尹陽耒啓曰先大王處分後丙戌暗行御史書啓及丁酉成一海上書敢書爵號以絕痛為教聖意所在昭如日星仙寢未冷陰邪之徒敢逞嘗試之計云云

執義趙聖復掌令朴弼正啓曰母以子貴春秋公羊之說胡傳論其非今此陰慝之疏決非一重遇獨辦請嚴鞫依啓重遇引朴景洙尹天運李受漸并嚴刑定配重遇行至平邱死

及世子嗣位後有儒生趙重遇稱名者上疏請反乎已



獄以嘗試之南人少論鑽刺曲廷密探宦官內人之用  
事者重賂締結有陸玄者挾其卜筮之術密入嬉嬪外  
宮中與宮屬晝夜同處或着女服而出入捕盜大將李  
弘述窺捕稱以賊黨而撲殺之

冊岩  
記事

### 李頤命疏

八月判府事李頤命以告訐使赴燕至義州上劄曰先大  
王誌文拱進後物情不滿以誌中事有關畧語無稱傳為  
疵云臣固慮此敢請臣出使後命詞臣刪正蒙允矣所謂  
關畧非臣偶漏竊付於古人之諱親之義云々

### 捲堂所懷

九月太學掌議尹志述書進所懷以為明陵誌文中不敢  
泯默不言以負我先大王崇節義激士氣之聖意故茲以  
辛巳丙申兩年事未盡者添改之意發論因設䟽廳而方  
外士子無一人相應東西齋及四學下齋生舉皆默然不  
叅臣既以齋任主張是事而惟其平日言行不能見重於  
齋生致有此無前之狼狽其何敢晏然入堂乎然臣之蘊  
蓄於中而欲進於嚴廬之下者庶幾因此而有所陳暴則  
是不幸而幸也嗚呼我先大王政教謨訓動合規矩則前  
後事業度越百王而若辛巳丙申事其虜度之當道衛道  
之盡誠々千萬古所未有者也今伏見判府事李頤命所



撰進幽宮之誌則於辛巳年則沒而不書於丙申則微婉  
其辭使是非相混臣竊驚駭痛惋之至夫辛巳年間之變  
暗密難測而我先大王明於燭幾謹於防患快恢乾斷明  
施典章使宮闈肅而輿情洩其處分之嚴正志慮之深遠  
求之簡冊亦所罕見也若丙申事則度起師生而民彞日  
壞其流之害將至於父子薄而君臣絕我先大王聖學高  
明洞辨是非既明尹拯肯師之罪誦又勉我我殿下無得  
或撓其淑人心正士趨之功真可以建天地而不悖此斯  
文之所永賴而不墜者也嗚呼我先大王既有此盛德事  
而今不可以復見焉凡為先王臣子者孰不飲泣追思之

盡表章於末世而顧命乃於白首之年猶且顧瞻利害費  
盡機巧忘先王隆厚之恩而藉他日譏賊之口此豈人臣  
所可忍為而及其公議譁然懼不可逃罪則敢又以諱親  
之說作為義理有若殿下真有可諱之親而臣子自有當  
諱之義者然噫嘻此何言哉惟我先大王先后受祖宗付  
托之重而傳序於殿下嗣登寶位為社稷生民之主則殿  
下之不敢復有私親義理至明况辛巳處分寔出先大王  
為國家萬世之慮而前後章奏之批明示聖意之所在者  
炳如日星則殿下不敢復以它意存於淵衷乃道理當然  
而今相臣既自怵迫於禍福使先大王懿義之德不免於



掩翳而不章又復傳會經訓文致奸言要以自掩其心迹而誣一世耳目嗚呼使先大王在於今日則相臣猶敢以此等語肆然於章牘之間哉其不忠無狀之罪尤不可勝誅矣伏願殿下垂命他大臣改換先大王幽宮之誌而其於所可書者痛抉說去毋令先大王盛德大業終至剝蝕則實國家大幸我先大王在天之靈亦可以少慰矣云云

宋必恒啓論尹志述

獻納宋必恒啓臣伏見泮儒尹志述書進所懷先大王誌又有逸事侵訛揜進之大臣極其深緊至謂臺閣之臣聚

議竊歎而終不為一陳於齟齬之下其所非斥不此尋常臣誠不勝驚悚之至蓋聖誌文成之後雖或有言既不能趁卽點竄於未刻之前而文已下石役又幾盡則區區之意竊以為到今提論終涉重大矣今者非斥之言猝發於泮儒之口臣安得晏然職次乎請命遞斥臣職○批誌文大臣極意揜述已無闕漏錯忍之處文已下石刻役垂畢之際尹志述以毒手之質挺身聚議憑據誌文沮戲大事搆捏元老大臣語及私親遣辭陰險此等風俗不可不限防邊遠定配爾無所嫌勿辭退待物論

還叔尹志述遠配



承旨趙鳳鳴韓重熙繳還成命領議政金昌集上劄請寢  
尹志述遠配之命臺臣學儒迭相疏救並不允同成均李  
宜顯大司成金雲澤啓泮儒以齋任被譴終不入齋不可  
威迫一旬空齋未安大矣傳曰竄配之命還收

徐宗燮駁李光佐

正言徐宗燮疏略前叅判李光佐大行候班一不進叅侍  
藥設廳畧不動念彼雖諉以情勢元無自廢之義故出膺  
敷匠之命果如是則何不於仙馭未賓之前一不親承起  
居予責罰之典斷不可已 答曰李光佐處義無據罷職  
又啓昨日知申洪致中舉臣論李光佐事疑以太過以光

佐之候闕下為伸分義侍藥設廳未官罷散莫不留宿禁  
門外則自外承候有何可恕所謂情勢者不過以毀板嘗  
遭先大王未安之教此何為便訣堯舜之端以此而謂之  
進退有據非臣慮所及云云

李真儉疏論尹志述 丁酉獨對錄貨

承旨李真儉疏略今日逆臣甘心死黨追提不忍聞之說  
敢肆操功迫脅之習趙重遇尹志述即其所使也重遇托  
恩而恃義志述假義而絕恩殿下與其含憤隱忍一任羣  
下箴弄毋寧決正志述仍治黨與伸救者金禕悖妄無異  
志述挺身伸救加以可尚等語宜與同罪懲治最壽一疏



辭嚴義正被斥諸臺冒沒仍躡謂一併澄汰丁酉獨對大  
臣不待承史之導前投迹於延英一步地已非人臣光明  
底道理入對說活史官不書外人不知既曰匡救則不可  
謂必無是事至今四年中外人心莫不以此為罪臣以為  
遽然獨對為可罪獨對以後事不欲抑勒深以為罪而第  
大臣赴京上劄請得銀貨以丙子使行時彼人所引大明  
會典為言非人臣所敢言丙子請封儲嗣徐文重膺上价  
彼中言會典中諸侯王年滿五十正室無子然後始許承  
嗣云不許封典其再請得準至今東方臣子皆痛惋我  
殿下正位春宮三十年代理萬機屢按北使彼必不容他

意大臣逆探忽敢援引為恐動之計此何心也所謂應行  
常例雖不費一錢自可順成六萬銀貨其將用之何處至  
於誌文不欲斥言蓋出諱親之意末乃在道封章自作物  
議請改文字於刻役之後似若啓志述今日之舉者然其  
疑烏可免至若新錄事出入閃忽手脚惶忙跡同豕突事  
近鷓張主點者春澤之第益勳之孫其他無不濫等所當  
登時削改云云

逆勅都監啓

十二月時吊勅出來胡皇帝勅云云朝鮮國王襲封五十  
載誠心供職忽聞溘逝不勝痛惻遂遣大臣致祭這表章



傳於朝鮮國王妻子姪句諭云云。迺勅都監啓曰：勅使稱以皇旨要見國王子弟姪及宗室事，譯官依臣等指揮以國王姑無儲嗣王弟二人而一則疾病沉篤亦姑無子宗室則元無近屬等語言及則又曰：王弟雖病必欲相見，王弟何嬪宮所生娶某氏為婦，詳錄出視此事不欲奉行，則領相親傳所錄文字俺等見此後不為諸闕當既復路云。臣等縷乞爭執終不回聽云云。

趙恭者劄論冒嫌

右相趙恭者劄見迺勅都監啓則勅使要見國王子弟姪及宗室備局書示王子某嬪出娶某氏噫嘻此何舉也皇

旨末端云：這表章傳於朝鮮國王子姪句諭凡十四字而已。何嘗有王弟宗室等語？王子某嬪出娶某氏之文耶？備局書示惟勤上國為失禮陪臣為冒嫌。今日王子宗室豈敢安哉。

領左相劄

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健命劄曰：王子姪要見之說臣等以病牢拒其事，雖寢然至於某嬪出娶某氏一句語皇旨有無難測。此諸請見無甚閑重，彼方以若不奉行則不詣闕即復路為言，不宜一味揮斥以惹事端。右相劄論咎責臣不勝駭惑云云。答曰：右揆此劄斷乞無他卿等為國



之誠予已稔知云々

李夢寅疏論金昌集

忠清道儒生李夢寅持斫刀入闕疏啓曰昌集之無將國  
人皆曰可殺討復之疏一切壅蔽為先騎省喉院正邦  
刑事疏畧曰志述無倫無道之說所由來漸矣惟我先  
王晚得元子定策儲位之後一種陰凶之徒常懷不滿之  
意及至辛巳之變如敬奎瑞禎翊輩交投凶疏靡所不至  
至於絕私息之言猶不能發諸口今日志述倡發不道之  
說其徒紛紜營救矧今此使出未多般恐鳴昌集與北使  
往來說話之後臣民驚惶罔措噫獨對大臣偷去六萬貨

起承宣之誒惑當國首相書給一張紙致右揆之驚慮今  
日人心安得不波蕩伏乞先斬志述之頭決正昌集之罪  
云々

金昌集劄

領相金昌集劄僚相劄語不勝危怖鄉儒緇起臚列危險  
至於持兵攔入禁中莫非臣違回坐犯衆怒而然也○答  
曰未登儒疏不必介懷○刑判李宜顯啓李夢寅持斫刀  
作挈既入相劄當出問目耶判府事趙恭采曰雖漏於兵  
曹草紀既有領相劄諸臣耳問目見不啻狼籍問目添入  
宜矣左相李健命曰夢寅持斫刀突入闕門過禁川橋曾



未聞之愛惟原疏推入親覽處分上曰入之健命又啓夢  
寅原疏請罪領相改疏則別論他事成命之下改呈欺瞞  
發問目嚴處

李夢寅原情

刑曹判書李弘述啓夢寅原情領相赦解志述君臣之分  
母子之義滅絕無餘以討罪之義封章叫闕喉院騎省一  
向壅蔽故果佩斫刀陪疏入闕東漢梁冀欲殺李固社喬  
其子弟趙承等腰斧鑽詣闕太后赦之又弟子郭亮左提  
鉞右秉斧詣闕上疏雖冀之凶逆未聞以持兵搆罪冀所  
不為今相臣忍為耶麗朝禹倬以白衣持斧上書我朝趙

憲持斧伏闕改疏事治疏入城始聞領相與北使往復書  
給彼人以胡書翻譯持去此何舉也擲破疏函蹴裂疏本  
疏中既書先王及殿下何等尊敬之地而彼禁卒蹴裂痛  
迫之極抱疏痛哭相與付火更思之曾未及相議於在鄉  
疏下添入未穩故拔去於推入命下之後觀此所供危險  
誣陷挾刀突入自有當律傳曰除刑推議處

金萬胄疏論李真儉

辛丑元年正月正言李萬胄疏畧大喪以來一種不靖之  
輩迭出嘗試至進夢寅疏而極矣李真儉乘間乖亂無一  
完人獨對事先大王明諭大臣之無罪可質蒼天之教不



帝丁寧到今甚間是豈忍為銀貨事去來元金俱完雖欲  
搆罪果成說乎

院啓獨對事真儉乃於先陵坏土未乾之日沒之投疏始  
若搆罪大臣其歸專在訐揚先朝一朝過舉提醒於今日  
必欲因此得間一反先朝大小處分造意陷人特具細故  
云云

金始煥請解儒罰

時科期不遠承旨金始煥啓曰丙申疏儒六年廢錮實非  
盛世事請解罰使之赴舉庭試甚好云云

金雲澤啓

二月大司成金雲澤啓丙申疏儒林象極吳命尹等誣辱  
先正在先朝投商嚴懲者今不可強拂公議勒解重罰請  
亟寢成命

金始煥對疏

承旨金始煥疏曰丙申疏儒邪坐何事百代山仰之儒宗  
橫被千萬古所無之惡名始則奸基作俑中焉賊球闖出  
末又相臣祖述之首尾排布後先和應陷人於惡逆之科  
者都不過挾搆文字羅織罪案造意陰慝設計凶慘與子  
光舊事同一手段吳命尹林象極等倡率同志尊賢衛道  
扶正斥邪稟之正氣振勵惡俗可獎而不可罪山林既骨



之人本不閑涉於世路宵小逞毒慘被泉壤之誣辱黨習已痼力詆公議雖朝謫十人暮罰十人奚足以默其口折其氣倘非盛德許多名下士將不知幾人死於嶺海今雲澤單舉二人盛氣凌詆尤極可笑相劄戚疏并力釀成毀板追削無所不至故數千多士相率倡卞時勢所壓終至被罰成命將行科期隔宵遊辭嘗試彌縫沮戲云云

### 趙聖復劾金始煥

獻納趙聖復疏曰金始煥待仙馭賓天之後度亂黑白眩惑聖聽全沒前後聖教只藉最初處分未定前批旨撥拾慶遂輩餘論一則曰子光二則曰士裕苟有嚴畏先朝之

心何忍為此云云

### 金昌集劄論金始煥

領議政金昌集疏曰夢寅臚列因非極罪白地傳會抑勒擠陷始煥之疏尤極陰狡尹宣舉嬖人議已欲掩其累敢引寧考此况其身陰與賊鑄狼藉倡和文字俱存焉可誣也鑄宣既以逼尊為罪故特為幽隱之語蔽頭酬酢故先王驟見未能覺察既已覩破情狀乃為切痛屢降嚴旨明正處分始煥乃欲藉先王最初未定之教以為左契殊不知臣所承批旨有曰朝廷處分已定又曰士裕兆矣之說極未安又曰今茲敷板之命處分豈不正當又曰今日事



是非不啻黑白之易乎又曰寧有迹似於士禘又曰明示  
好惡處分嚴正此等凶險之說終不眩惑予聽又曰向使  
慶遜之言得行則其流之害真士禘作矣又曰茲事關係  
至重為聖下誣凡此聖教昭如日星可俟百世况聖在上  
東宮批答明白切不可勝誦仙馭遠謂可矯誣峻獨不  
畏聖明之赫然臨之乎臣仇怨滿國謗搆百出乞許歸田  
俾全性命云云

金始燠對疏

金始燠疏相臣之怒臣無所不至又龍衣前日誣陷儒賢之  
手段不料聖明之世有此凶猾巨慝也忘君背親病國之

狀不一而足權移主上罪閔宗社前後負犯國人切齒尚  
今偃息輦下可謂王法太寬其何能齒諸人類與議士論  
是非哉只以殿下過於慰藉故縱恣貪猾愈往愈極愚弄  
殿下有同匹敵如臣藁粉願何足論明之在天之靈何關  
於朝臣爭下而急於持人輒出藉重以為脅制上下之計  
此等情態臣切痛之云云

李成龍請寬金始燠

正言李成龍啓曰斯文大論是非定已先王處分昭若日  
星殿下遵承堅如金石近來凶疏指不勝屈而不敢提此  
事者畏先王也畏公議也金始燠積平日愠懟之心乘群



陰躑躅之機始請解劄嘗試聖意終反本事熒惑天聽乃謂乙丙後疏儒自先朝認為已解者矯誣先旨得罪公議構陷大臣固有紀極請遠竄恭仁定配

### 李廷燭疏論趙恭者

持平李廷燭疏曰右相趙恭者直走家僮投上一疏有若非常之變迫在呼吸者然所謂陪臣冒嫌王子安敢出者尤極危險彼之請見只是均諭冒嫌二字何所指的安敢出三字帶得暮間之意如使大臣有一分退念疇昔之意其果忍此耶及夫國言喧藉十手共指則又覓出孝友二字乃以上有一第益篤親愛等語無端陳賂恭而斂之難

掩手脚不忍正視云々

### 趙恭者對疏

右議政趙恭者疏臺啓之叱罵僂辱名曰大臣者得此古今所未有其執以為奇貨者不過冒嫌不安等語殿下試思之此等懸空事理其有不可言之理乎若使朝廷一從此使言君臣上下混被無罰則犯分失禮壞盡國體臣忝大臣何其越視要令廟堂將如許義理據禮明言以塞彼言也於王子諸宗少無所碍今以暮間嫁福等語公然騰口此豈忍為先事預陳本欲得禮之正俾無不安之事言之者何所顧慮聽之者毫無可嫌所謂周遮彌縫者果何事



也世道多喪人心陷溺君臣之分禮義之方全不知為何事惟務黨同代異不顧事理是非體顏如何云云

李頤命自明疏

判府事李頤命竣事回還待罪上疏曰臣蒙先王大恩河海莫量人謂不盡誠於模畫日月臣冤痛欲死義理至微猶可俟於百世而李真儉請治臣獨對又以出疆時引例貸銀至曰用於何處煽動詛說疑亂一時此千古所未聞使千人分其罪誅九族而猶輕蒙此惡名豈敢自容覆載間乎 荅曰嘻甚矣幸完大事亦無大費六萬元數依前納還彼雖欲巧誣末如何矣云云副使李肇亦上疏下

臺官請竄李真儉李成龍魚有龍李廷燝朴致遠連啓真儉投界事十月始允

趙文命論朋黨疏

五月校理趙文命疏曰善醫人者先治受傷之本善醫國者先治受病之源苟本今日國家受病之源惟朋黨是已自古亡國之事非一而莫烈乎朋黨之禍于宋豈我皇明卒至生民塗炭社稷丘墟而後已豈非有國者昭鑑殿下之國甚病矣此如人心腸臟胃無一不病血脉支體無處不傷死亡漂漂對病求藥起死回生之術莫如打破朋黨一事而已朋黨之害一而大者有五曰是非不真也



用人不廣也紀綱不立也言路不開也廉恥都喪也皆死  
症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救之之道不過皇建其有極矣  
為是非不真自有黨論以來甲是乙非乙是甲非所是也  
以一善掩百過所非也以微眚棄大德不問道理惟以角  
勝為務奚為用人不廣自黨論以來分割門戶進退出入  
取捨銓衡之際不問其人善否只許言議異同奚為紀綱  
不立自黨論以來愛憎僻而私欲勝幸門閉而公道絕賞  
罰不明好惡失正百隸怠惰國體不尊奚為言路不開自  
黨論以來當國者類皆樂於自用憚於周詢喜人佞己惡  
人議已肆獮令於上使人不敢言其長短奚為廉恥都喪

自黨論以來禮讓漸壞傾奪成風進退所關得失所在鮮  
不撓奪是非勒定賢路自塞用人不廣才俊遺佚紀綱不  
立而主威不能伸於下言路不開而下情不能通於上廉  
恥都喪風化大壞噫朋黨之禍古豈無之賢邪顛倒其分  
絕然若漢之南此部宋之元祐熙豐是也在上如非桓靈  
徽欽則下別至易進退不難惟今之黨善惡優劣無甚異  
同陰陽黑白無甚分明今 殿下必以大公至正之心建  
極于上勿論彼此惟賢是取使上下臣庶曉然知上意所  
在將不日有於慶之休

建儲



八月李廷燭疏畧豫建儲位宗社大計今殿下春秋鼎盛尚無緇嗣伏想我 慈聖哀疚中以此益加憂念而我先后在天之靈亦必瞻顧矣况我祖宗朝曾有已行令典豈非今日所當遵奉者乎上稟慈聖下議大臣即宜定宗社之大計仍斥大臣不言○答曰令廟堂稟處

是夜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來詣賓廳啓曰原任大臣六卿政府西壁判尹三司長官并即牌招未會以為入對如何 傳曰允是夜二更大臣卿宰入侍時領相金昌集所啓臺臣之言乃宗社大計以大臣不言為咎臣等難免不職之責矣臺言至此孰敢異議乎判府事趙泰采左相

李健命曰茲事不宜一刻遲緩故深夜仰請矣尹判閔鎮遠兵判李晚成刑判李宜顯判尹李弘述工判李觀命左叅贊任墮大憲洪啓迪大諫洪錫輔承旨趙榮福校理申哲皆陳達上曰允從矣領相曰 聖上上奉 慈殿不可不仰稟而如此處分必得手筆然後可以奉行 上曰當依為之諸臣退出罷漏後入對領相曰果為稟達而奉受手札耶 上指案上封紙曰此矣領相躬受而手坼之乃寫延初君三字及 慈聖諤書小紙也左相展讀畢史官翻書諤教曰孝宗血脉先王骨肉只 主上與延初君而已有何他議乎予意如此下教于大臣宜矣諸臣皆啜泣曰不



勝悲感矣左相曰承旨以傳旨書出乎 上曰唯承旨入  
上前書傳旨時顧大臣問稱號左相曰恭靖大王以太宗  
為儲嗣稱為世子似以太祖方御極之故而古史以弟為  
嗣稱為太弟臣等退當傳考而姑先書以儲嗣恐合事宜  
上曰唯承旨乃書傳旨曰以迺初君某為儲嗣領相還納  
慈殿諺教及迺初君三字于 上前承旨曰儲位已定凡  
干節目牌招該曹三堂舉行何如 上曰允禮判宋相琦  
叅判李堦叅議南道揆牌招

上自居憂後每當哭泣之前內侍引就哭位則俯伏而  
已一不出哭聲或無端發笑遺溺無筭坐處常濕無乾

淨時平生不梳頭人有勸者則怒叱之頭髮凝結塵垢  
填塞所着之冠其制漸大葬後只親行初虞祭而其他  
大小祭一不親行亦未嘗一閱講筵諸臣引接之時凡  
陳奏之事全不領會或口中微作聲曰俞或曰依為之  
而聲音分明時絕少或久無答教內侍就告於奏事之  
臣曰依為之或有稟達之事以何以為之為請則不能  
答又奏曰臣意則如是處之為好云則始曰依為之或  
發謔語不能聽奏辭羣下莫不憂違煎迫皆以建儲為  
急而莫敢發兵判李晚成語戶判閔鎮遠曰國憂因極  
建儲一日為急而廟堂寂然君與大臣為姻婭

指金昌集且



居在一洞何不力勸耶鎮遠曰吾職務無暇不得頻謁大臣且吾意則不然即今建儲之當急孰不知之但猝然陳請萬一不成則少論輩當磨牙伺釁國必即日亡矣人臣事君當一從義理不必問內意之如何而此事存亡所係必須從容詳知內間意指然後可以一請即成即成之後則彼輩亦不敢有言矣其後鎮遠與國舅魚有龜差祭於魂殿有龜問曰建儲事廟議如何鎮遠以與晚成酬答之語之仍曰內間姑無建儲之意云耶有龜曰未有聞矣持平李廷燝粹然上疏請建儲以令廟堂處下批或言王大妃金氏以宗社為憂欲以延

初建儲王妃魚氏欲得宗室子年幼者鞠為己子而左相李健命得大妃密旨通于領相金昌集仍使廷燝上云果然則大臣之不自陳請假手於臺臣其罪大矣昌集將詣闕歷見閔鎮遠曰今日事當何以為之鎮遠曰曾對李台晚成酬答如此如此云矣今則臺臣已發此議此議既發之後何可中止乎必須今夜之內忘死生辦得此事然後國家可保矣昌集曰然矣冊巖大臣詣賓廳啓請牌招二品以上同入對票定諸臣齊會留門而入及入侍於時敏堂則人定時也請臣請上入票慈旨以某為儲嗣事手筆書之而出更召諸臣而



下教則大策決矣臣等請姑退待閤門外矣上曰俞諸  
臣即還退出齊坐於閤門外徹曉無更招之教閤鎮遠  
曰請承傳色更為請對何如判府事趙恭未曰有若督  
促者然事體嚴矣天將曙鎮遠曰此何等大事而何可  
拘於常規乎承旨趙崇福曰此言是矣請承傳色何如  
諸大臣皆曰然矣恭未曰諸議如此吾何可沮之乎遂  
請承傳色啓票則荅曰今當召入矣移時始命諸臣入  
侍於樂善堂寢時大臣進曰已得慈旨乎上只口指書  
案而已書案上有二紙大臣取見之一紙則御筆親書  
延初君某四字一紙則謗書曰孝廟及先王骨肉只有

延初君一人儲位安歸乎其卽定策左相李健命手執  
而大讀仍令史官大書延初君某為儲嗣七字奉覽於  
上上頷之於是諸臣皆嗚咽涕泣而出天已明矣世傳  
其夜上入侍慈殿慈殿令上親書延初君某四字慈殿  
亦親書謹教而授之上出至樂善堂則中殿怒之裂破  
兩紙上仍就寢慈殿曉聞朝廷更請承傳色大驚親詣  
樂善堂更書兩紙然後始召八諸臣云其後又聞魚有  
龜以諸大臣建儲時不通於乘大懷愠憾之意云矣

事記

延初君疏



疏曰臣愚駭不肖此數是爵已踰涯分尋常愧懼千萬意外遽下萬々不敢當之命臣心膽俱墜驚惶涕泣不知置身之所也噫微官末職量其才分有所不堪則猶惧其敗事獲戾臣是何人是何等位也年歲荐飢憂虞溢目无非臣所可承當者也臣之性情本自踈濶惟以徒守已分安於聖世心常自劃非伯天地神明可質 先大王陟降之靈抑所俯燭 聖明在上焉可誣也伏願仰稟 慈聖亟收成命毋使不肖之身重陷大戾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疏血泣不知所云 荅曰預建儲嗣所以重宗社噫嘻予以不殺已過立年尚無嗣續又有奇疾憂慮國事無計可施仰稟

慈聖俯從羣下之情委以儲貳之重小心翼翼々勤々孜々以副國人之願望

禮曹啓

禮曹啓曰頃相左相議歷代以弟建嗣輒封太弟而裁朝太宗討平鄭道傳後封為世子推位於定宗而太宗世子之號仍舊不改先正臣李彥迪當 仁宗違祿之日 明宗方為大君而有封為世弟以定國本之議先儒定論如此延祔君位號似當為王世弟判樞議同而在外人不得收議傳曰依願左相議施行

閔鎮遠陳勉



次對時戶判判書閔鎮遠以不參祭不開講而款引先朝  
盡孝勤學之事極言竭論末乃曰畢竟國亡之後 殿下  
雖欲悔過自新已無及矣 上似有消沮愧赧之色而教  
曰縷々陳戎至此予當體念焉如此措辭之答是平生初  
聞也鎮遠不勝欣幸又起而言曰臣之前後陳戎不止一  
二每降體念之教而卒無其效 殿下果有體念之教則  
朔望祭奠期日姑遠講筵則卽為下教然後體念有其實  
矣上曰明日晝講為之籌司堂上李肇進曰陳戎之言誠  
好而小臣則以聖疾為慮矣藥物必須着實進御是望耳  
肇言如此而及渠輩得志之後則謂上有疾者輒論以近人心叵測 及翌日開筵頌相金昌

集不勝喜幸自顧八侍則 上臨筵發臆語移時不止昌  
集請輟講召醫官上不荅昌集仍曰自上先讀前授音然  
後講官例讀新授音矣 上始止謔語而讀書講音漸續  
全未和暢翌日又開講鎮遠以知經筵八侍則上臨文發  
謔語移時始乃讀書講音漸續亦如昨症候輕重尤不可  
測度憂煎同極是後終 上之世更無開講之命矣

柳鳳輝疏斥建儲

司直柳鳳輝疏曰伏聞李廷燭疏請建儲批以議大臣稟  
處臣不勝驚惶憂惑聖朝又聞大臣諸宰以亟誕臺言為  
請仍請仰稟慈聖得手筆下教退留閣門夜深後又以茲



事不容淹延更召承傳仰達及其更對處分已定云有國  
建儲何等重大梓遽忙急畧無顧念國體此何舉措惟我  
殿下再聘中壺今僅數年嘗藥憂遑仍居亮陰嗣續  
姑無可論殿下寶筭方盛中壺年才踰笄螽斯之慶臣民  
顛望或者兩宮有疾患妨於誕育竭誠醫藥靡不用極而  
未有念及於此即卽元年梓有此舉其故何哉 殿下嗣  
服周歲臣民拭目於新化則所謂國勢岌岌業人心渙散者  
何所據而糞也始使廷燭之癡駭無識者草々疏請有若  
嘗試者及得稟處之教力請登對必準乃已和應之狀有  
不可掩既請八稟旋請出宣至謂不可淹延使同使令殆

近催督可謂無人臣禮者耳曾在殿下之誕生而前席下  
詢之際諸臣以姑觀數年為言今則忙忙急急有若不容  
差過時刻者然半夜嚴廬一請再請使莫重莫大之舉終  
至於草率之歸國體太輕殆不成樣臣誠莫曉其所以也  
成命已下毋容更議而大臣諸臣愚弄迫脅之罪不可不  
明正伏願凡於事為斷自宸衷而行之毋使威福下移  
傳曰先大王以日月之明深慮予之無嗣矣到今予疾恙  
漸加無望斯男敬承付托之重晝夜憂悶不遑寧處百爾  
思惟之極日昨臺疏無非為宗社定國本正合先大王盛  
慮及予憂歎之志故仰稟慈聖則教曰孝宗大王血脉先



大王骨肉只有予與延初君不出于此也慈教至切不覺涕泗噫予有一分嗣續之望有何此教乎既定儲嗣實是宗社無疆之福抑亦予之所大望也抑鳳輝之疏出於千萬意慮之外而語涉狂妄此何人斯何如是乎不可寘之卿等論啓

大臣三司合啓鳳輝

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大憲洪啓迪大諫俞崇司諫申哲掌令宋道誼正言李聖龜校理申昞啓曰鳳輝既以國家大計歸之草率之地構捏臣等驅之同測之科派首請罪以俟處分聖教十行至意懇惻有足以泣鬼神噫殿下

嗣續之憂不但殿下憂之先王之所深慮慈聖之所下教臺臣建請諸臣力贊亦云晚矣有何忙急鳳輝之言乃至於此愚弄迫脅等語出於蔽罪綱打之計名位已定神人有托而若愚弄迫脅成此大計則春邱之心安乎否乎成命一下萬姓延頸而鳳輝抑何心腸獨自驚惶憂感內懷不滿頭有動搖國本之意無上不道綻露無餘請設鞫嚴問依啓

備忘記反覆思惟國是已定鳳輝妄疏極其謬戾當嚴處而鞫問過當叅酌速寃

三司合啓鳳輝



大憲洪啓迪大諫俞崇司諫申哲執義洪龜祚掌令宋道  
誼正言李聖龜校理申昉啓曰罪人鳳輝遠竄之命不勝  
驚惑請條陳其凶言有曰嘗試即事有可疑而試其俯仰  
之謂也殿下天顯篤愛之情有何疑事可試耶又曰忙忙  
急急至於草率又曰國體太輕殆不成梳以慈耶懇惻之  
旨聖上光明之舉故之忙急草率不成體樣之科誣毀聖  
德之事欲加不美之名人臣而忍爲此耶又曰愚弄迫資  
強其不欲爲之意也稟承之教備忘之旨仰見聖意為宗  
社爲國本之定策今搆出二字之目何其凶慘也人心疑  
惑久而靡定等語尤為叵測國本已定鴻基永鞏舉國合

生莫不延頸疑之者何人惑之者何人固結之來情謂之  
疑惑大定之人心謂之靡定若非陰蔽禍心動搖國本之  
詐何忍發此言鳳輝自以失志怨國之徒常怙嫁禍構亂  
之意隱於不滿肆為悖逆鞠問定罪斷不可已依啓

趙恭者 批鳳輝

政院啓曰右議政趙恭者使錄事直呈劄子而不書職姓  
名不得已捧劄曰鳳輝設鞫之舉何至於是國有大慶處  
分已定有此進言可謂謬妄出於為國赤忱斷無他故  
相臣李敬輿孝廟承儲之日力主守經之論雖被竄逐孝  
廟卽作首先登庸卒為名相戊辰諸臣非無體國盡忠之



人何嘗以一時爭論有所鞫問今日之忠殿下者後必盡忠於儲君言雖狂妄為國盡忠遽命鞫治有損容諫之道

李真險奔告恭者急草草割故而正書書蒼黃

導人主撲殺言者恐非聖世美事

不書職姓名○答曰觀劄果知設鞫過當議大臣稟處

### 王世弟疏

王世弟疏曰柳鳳輝疏語極危險毛骨俱竦心膽如墜此臣難冒之壹端微官末職自靖之道不當躡仍况儲嗣之位不顧言議之峻怵於嚴命冒沒承當臣之羞恥固不足惜其於國家何諸衛之屬亟命罷故仍收成命使臣守分無任涕泣席藁俟命云云○答曰狂妄之言何足介懷如

此之時如此之人何代無之少無不安之端更勿控辭衛屬亦以如儀焉

### 李頤命劄 下恭考

左議政李頤命劄曰恭考樊鳳輝以出於忠赤驅臣等以撲殺言者不勝危悼况所引臣先祖事尤萬々痛心臣之祖父文貞公敬輿當乙酉建儲之日仁祖大王下教曰世子卒子幼予將擇長而立之何如盖其時元孫幼孝宗大王以次適為大君故也臣祖父乃陳守經之說違忤天意翌年丙戌被流竄之罪孝庙登極首被登庸盖遵仁庙遺教也載在國彙照人耳目今日與乙酉詢問時有何一毫



彷彿而藉以為喻歟守經之說又何悖謬之甚也當時既有元孫則爭執為守經今則此處分外更無經權之可論告君之辭不當如是誣罔儲位未定之前各陳所懷義理當然既定之後名分截然苟非陰懷二心者何敢容議於其間而謂之忠亦豈常情之所及亟令政院放出乙酉日記以明臣祖未有一言欺及於處分已定之後亦不因此獲罪之實則臣祖被誣可以少伸聖朝懲討亦無所眩答曰右相援據雖有錯認案非誣罔不必深嫌

合啓討恭劄

三司合啓趙恭劄因念沐浴之義徒懷容護之計誣引乙

酉戊辰事欺罔聖聰左袒亟非但誣當日大臣亦所以誣聖祖也戊辰事亦不相觀而故為提說於今日其心所左尤不忍正親赤忱陳忠等語煥亟賊有若忠言謹論不但護逆挺身為亂賊明正其罪請先削黜不允

館學疏討真儉恭劄鳳輝

館學生李混等疏畧鳳輝之疏本亦有未嗣服之初真儉倡之客使之來恭劄和之至於鳳輝始究其事恭劄之挺身劄抹撥受明白同一閱揆卡提柿剋欲售慕間之陰謀厚誣封典捏造危難之巧詭者真儉也嫌冒二字顯挑禍機張皇其說搆難骨肉者恭劄也天祐邦家神人有托憮



鋒毒詐無處可施則賊弩弮中而自射沙井水壅而終決  
憤毒盈懷衝口噴發自不覺其惡逆者鳳輝也真儉草狗  
之恭為潤色之結局於鳳輝矣答曰大慶之日設鞫不當  
右相劄辭所之無他意

賓廳啓

八月三司賓廳啓請鳳輝鞫問恭為真儉投界并不允真  
儉事始允

王世弟疏

王世弟上疏曰鳳輝疏適出臣連闕菴蹙之中故終難冒  
當之義呼籲於仁覆之天而危險二字不過行語間所陳

而已添為鳳輝之罪案摺紳章甫鎮日力爭臣不安之端  
尤益萬々終使鳳輝不至大戾矣但臣心小安亦聖朝寬  
大之典○答曰危險二字不必深惡於鳳輝予亦知之疏  
辭亦出好生之道可不留意

王世弟受丹

九月二十七日王世弟受丹寶仁政殿 頒教文畧曰禁  
中決策鄉士從而庶民從儲貳正名國本定而萬品定主  
鬯之位以虛疇與奉宗廟事監國之任靡托無以係億兆  
心曠茲介藩之賢幸叶橫庚之吉聰明孝友令譽夙彰儉  
約溫恭雅操愈飭周施紫闥幾載嘗藥之同憂密通青闈



童年削葉之相戲以親則寧故之所眷愛以命則慈聖之所明宣茲予意之允諧亦衆謀之畢協天與人故萬姓之嚮戴咸切星輝海潤八域之歌詠方興

大提學李觀命製進

趙聖復疏請王世弟恭聽庶政

十月七日趙聖復疏畧 殿下上體先旨內稟 慈殿巫定國本允屬元良伏念世弟邸下生長深宮未嘗經意於當世之務臣愚竊以為國家大小之事或不無思慮之所未周机宜之所未鍊矣在 先朝丁丑間廷臣有以引對臣僚之際令 殿下侍側恭聞教習國事之意陳之輒蒙嘉納今日東宮年頽之壯盛不啻倍蓰於 殿下之當年

則明習庶政允豈非當務乎 殿下亦於臣僚引接之際政令裁斷之間輒引世弟在側恭聽一以為商確可否之道一以為隨事訓習之方必有鍊於庶務而有補於國家伏願深留 聖意仰稟 慈聖而進退焉至初十日 荅曰所陳好矣可不留意

備忘記

是夜下備忘記曰予有奇疾十餘年來差復無期乃 先朝之軫念酬應萬杙誠難矣往在丁酉有聽故之命則靜攝中為調便耳至於予躬它不暇顧及自登極以來夙夜憂懼近日症勢沈痼酬應亦難政事多滯言念國事心恢



采增今世弟年壯英明若使聽政國事有依托子將安息  
調養大小政事並令世弟裁斷焉

承旨李箕翊南道揆應教申晷校理李重協請對入侍箕  
翊曰備忘記以先朝為教而先大王玉候積年沈痼  
眼疾有妨酬應代理之教萬不獲已今殿下無大段未  
寧之候國事無積滯之患意外有此教特為還收國事幸  
甚道揆晷重悵等並迭啓請還收上曰勿煩箕翊又啓  
勿煩重悵晷又啓勿煩箕翊曰臣等如是力爭天聽逾邇夜  
氣漸寒恐玉體損傷姑為退去丙枕中更加三思臣等  
決無奉承之理晷啓執義趙聖復謬妄甚矣請罷職上

曰似為太過箕翊曰玉堂所達元非太過重悵曰罷職猶  
輕上曰依所達罷職

東宮下令引接

春坊書八備忘東宮下令引接曰余本安於守分終老聖  
世恭伯仲雍事余豈不知惟是慈教中孝而血脉先王骨肉  
等語有不忍違拒者故未免黽勉承當而入宮以後餘悻  
未定至於成疾今有此非常之命驚隕同指上告慈宮若  
口息乞於大殿而漸無反汗之意初不能抵死力辭又承  
此教雖死將無拜先大王之面矣今夜欲陳章而恐有妨  
於丙枕欲待明朝諸僚之意何如仍嗚咽流涕詵書趙顯



命兩善金東兩合辭曰聖意雖已定聖若自 慈殿息勸而邸下積誠祈免則以殿下孝仁反愛之心豈無允從之理明朝陳章徽教至當今聞政院玉堂八對姑未知出場之如何世弟曰隨所聞續之八達三更一點兼兩善申哲請謁東宮達曰玉堂請罷趙聖復蒙允不無庶幾之望邸下若於居處等事貶損常時以示惶蹙不安之意則似不無助於感激之方矣 東宮出示疏草

### 崔錫恒請對參聽庶政還叔

政院啓左參贊崔錫恒來詣闕下矣傳引見玉堂政院亦為八侍

時夜已深矣李去直摠府從門隙報錫恒疾驅到闕下內有應者標信即出開門恒先入刑參李攀

退到不得入兵參金在會亦到聞已還叔而歸錫恒曰自古帝王或有如許處分而皆出於春秋壽考或在位已久勞悴成疾或積年沈痼萬不得已今殿下春秋則才過三十以在位則未滿一年以疾病則問安之批每以無事為教或以別無疾患或以無形顯之証不許入診所謂不安節不過疾火引飲小便頻數而已每以奇疾為教臣莫曉其故無此三件事而即任元年拜下此教抑何故也箕翊曰臣等陳達終不允從深夜姑退今日重臣請對更為八侍伏聞王世弟引接宮僚涕泣嗚咽云人心驚固不可論東宮情理何可不念道揆誓重協亦云之錫恒曰聖復以傍坐參聽為言春宮既



不可與殿下并坐若并坐則事勢妨碍又以講確可否為言微末一臺臣何敢發此言如許重罪宜施屏商之典上曰屏商太過錫恒曰臣意猶以太輕憂憤撐中辭不達意而備忘還收之前不可退去箕翊曰亟許還收錫恒曰乙酉傳禫之教百官咸造伏閣苦爭臣以大諫爭執終至回天 殿下亦必記有聽政傳禫雖曰有間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上曰予當思而處之重收曰此非可思之事 殿下勵精圖治世弟故之講學可也釋負就閑何可任自為之錫恒曰臣待還收後可退雖夜盡天明不可退上曰勿為更煩錫恒曰殿下自占便宜之私有牽撐柱萬古之公

心如許重大之事因么麼一人之言輕舉不以為難因事更無可恃矣上曰重臣屢之依施錫恒曰死無所恨箕翊進備忘而退時已五更三點

### 李健命劄

左相李健命上劄曰伏聞世弟聽政之命政院玉堂面陳而不得請不勝驚愕進詣闕下欲與宰臣先到者請對力陳矣俄聞因重臣所達還收臣轉憂為喜只切頌祝而殿下春秋昇盛新膺寶命當勵精圖治而遽懷調養之意下此千萬意外之教雖幸不遠復若其舉措之顛倒聽聞之疑惑果何如哉伏願繼自今益加存省政令施措之間深



察事理當否必慎必重毋底有悔且朝廷體顏至重至嚴雖是急遽之際不宜故忽一重臣之深夜請對有異常規以故院遽爾啓稟未免率爾今其所言出於臣救處分終敏至當而後契所聞不可置之當駁承旨宜加警責以存事體 荅曰劄辭切至加可不體念下款依施

頌相辭劄

荅頌相劄曰退閑之請舟上心甚愕然不得已許施

趙恭德請對

十一日戶曹參判趙恭德請對入內都承旨洪啓迪同入恭德啓曰去夜非常之命仍重臣請對今院還收更無可

瀆者而曾在乙酉先王有疾患故有傳禪之命 殿下忌辭不得至於雪夜露坐豨泣殿下乙酉心事即東宮今日情境殿下何不念此乎聖復疏入國言頃傳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為故則喉院所當繳還草、請對有君憂責任先退去時任大臣恬然坐袖手傍視大臣及三司諸臣亦加譴罷然後可以為國聖復若不明示典刑則無君無道之言將日進於前伏望特命遠配又曰大臣劄以深夜告稟攻亦承宣凡國有事爰夜深蒼黃之際赴闕請對孰不為可而此猶防塞則言路壅塞矣啓迪曰去夜備忘出於意外深夜急遽未及同時請對聞大臣重臣宰臣



多於其時來詣闕外云恭愍之言可謂不諒其情矣聖復之罪屏喬宜矣又曰錫恒大臣諸臣方欲請對之時獨先入對此不過詣闕有先後也恭愍論斬諸臣旨恣濫繁矣恭愍曰錫恒以聖復事陳疏到闕外承旨諉以門閉還給不得已請對則大臣以政院之不為防塞非亦者不亦誤乎啓迪曰恭愍所違專出於扶維之心欲仍此事使大臣三司皆至不安之境也恭愍曰臣只欲規警而已啓迪猶為防塞不幾於鉗人之口乎啓迪曰聖復屏喬人心可以鎮定上曰屏喬太過

應教申督校理李重愷往出疏恭愍乘機頌陷汲、請對

侵攻諸臣餘波及於臣等云：還出給

李光佐疏論趙聖復

司直李光佐疏聖復疏入屢日大臣三司無一人言其罪者臣竊痛之伏乞投畀絕邊至於大臣三司不唯不論聖復之罪昨夜以後未聞有為聖上一言者臣節掃地豈有之而臣未及聞歟果如無一言亦願明正其罪焉 荅曰聖復誤認援例之致

趙恭采

判府事趙恭采劄夜間非常之教驚惶憂憲與時任大臣往復一邇促駕詣闕以為齊聲準請之計矣路聞重臣獨



為請對已有反汗之命臣心竊慶祝而備忘既收則更無  
事於陳情故還啟矣乃者李光佐以未及赴闕混加構斥  
危險可知也乞賜罪斥又言一豨一令務存慎重又論首  
相勉副之不可

合啟

趙恭愍事  
趙聖度事

兩司合啟曰恭考事前執義趙聖復投進一疏旨意駭愕  
已不勝其痛惋而昨日備忘遞出萬口意憲之外是則聖  
復之疏有以啟之其罪可勝誅哉丁丑事非今日所當引  
喻末端措語是豈人臣所敢言者而肆然筆之於章奏其  
為罪狀萬口絕痛請絕島園置答下款事依啟又啟趙恭

億以重臣之力先準請諸臣之未及入對作為話柄如得  
奇貨不顧出位之嫌肆為網打之計請罷職不允○趙聖  
復珍島園置李真儉密陽遠竄

府啟日昨備忘之下政院實是國家非常之舉居出納之  
地者既不能準請收還則所當急報大臣諸宰齊聲力爭  
事體當然而不此之為乃反受人指揮深夜啟稟續請  
對及至大臣之來到闕外則終不啟請留門致令大臣諸  
臣彷徨路歧事之駭異莫此為甚請當該承旨并罷職

李健命劄請還收領相許休

左相李健命劄請亟收領相休致許施之命且臣於今日



事竊有所未曉者日昨聽政之教出於千萬慮之外人心疑懼聽聞驚惑何幸天啓聖衷不終日反汗中外群情自可安帖昨歡而乃於事過之後或既或劇紛口迭起如恐不及者抑何故也此其意不專在於為國之心察出藉重傾陷之計臣竊痛之

朴恭恒疏斥代理

十二日副司直朴恭恒沈壽賢金一鏡柳重茂朴榮登李柳鈺金始烟呂善長李匡輔尹晉李景說李廣道曹命教黃晟金盛尹會尹東衡趙連命徐宗履權益寬柳萬重鄭楷等既今日具僚孰非 殿下之臣子夜半禁中尺紙猝降而大臣熟睡三司寂默無一分匡救底意思倘非一重

臣力爭前席國家舉措之曰極將復如何其心所在雖謂之路人所知不為過矣又竊聞一大臣陳劉至以重臣之夜深請對咎責承宣有不快之色此又何心名為大臣而當國家非常之舉一則高枕而傍觀一則投章而反攻大臣如此其他可知倫彞之數絕義理之晦塞胡至此極如腥復祀分悖義者快正王法高枕傍觀投章反攻之而相職在三司寂默不言之諸臣并施譴罷焉

韓世良疏斥代理

司果韓世良既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北面殿下者何敢以此等語萌於心而發之口我為人臣子敢懷陰移天位之



許安得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哉向者儲位請建時似指  
恭靖大王時事云者蓋引以弟為儲之意而其末後一事  
猶未免國人之疑惑豈意聖明之世有此嘗試之疏○司  
直李正臣疏請勿撓邪議

### 政院啓事

政院啓朴泰恒輒名疏以趙聖復顯職為請而專在於構  
陷諸臣壞亂朝廷至於路人所知等語便一急書韓世良  
疏蓋亦請討聖復之語而聖復之疏極其駭愕請討之論  
誰曰不可而天無二日援說者何其陰秘陰移天位指意  
何在末後一事國人疑惑等語尤不覺毛骨俱竦疏末後

一事果指何事國人疑惑果有何說安懷危疑之心自不  
覺其語意之逼於不敢言之地為人臣子其何敢以此等  
語萌於心發於口哉請明正其罪焉

### 兩司啓論崔錫恒趙泰億朴泰恒

司諫魚有龍正言慎無逸持平柳復明李瑜啓建儲一事  
光明正大忽地聖復之疏極其凶悖前夜猶忘梓下於疏  
八之餘此實聖復有以啓之滿庭臣僚莫不痛惋臣等所  
以討罪也既已正罪且許還收則國家更有何事而一種  
不逞之徒乘機迭出崔錫恒之深夜請對乘諸臣之未及  
齊到要術獨辦之跡陰秘巧密趙泰億以該司之官無端



請對於事過之後朴泰恒等絀起至於世良疏疏尤極凶  
悖伏願隨其輕重明其罪

又啓

院啓朴泰恒懸疏有曰大臣熟睡三司寂默又曰其心所  
在路人皆知深夜蒼黃之頃禁鑰乍下之際或入或未入  
事勢適然如得奇貨構罪回極萬之危險便一急書韓世  
良疏指意安在句語凶悖末後一事果指何事國人疑惑  
果有何說妄懷危疑之心語意逼於不敢言之地請泰恒  
削黜世良島實不允

洪萬朝疏論趙程復及大臣

司直洪萬朝

沈檀李徵龜權珪李恭龜李楸徽崔敬中李寅錫申昇賢金始慶李仁復金始鑰尹麗履

成傷成任鄭雲柱趙以進李萬休鄭未周金廷潤張右相  
姜正慶申游權宏中甄誨鄭行五姜必慎李重煥洪尚容  
權護井壽仁洪尚寅申霽南壽參睦天壽尹就  
成李光倪吳瑞鍾吳光運姜襟沈曾現李憲 等疏聖復

之罪可勝誅哉若不嚴鞠得情以正王法則不知前頭又  
有何樣迫費之舉日昨備忘何等同極而身為大臣者偃  
卧私室恬不知動緩緩八来自外廷退非常之事殆同越  
視其志君負國之罪寧不痛哉且其劄辭乃反以遽然啓  
稟督過承宣敢依罪於排闥進言之臣其心所在不難知  
也大臣果有驚愕之心進詣闕下則固當登時請對謁誠  
陳情期於收回成命設使重臣先入亦當隨後踵入同聲



力爭而獨自行徑路歧袖手傍觀亦何意哉此與聖復同  
一心腸宜其劄中無一言半符之論亦聖復也今日討罪  
之舉豈但止於聖復一人哉亦願並施重律以懲忘君負  
國之罪

李健劄劄

左叔政李健劄曰疏章紛紜充滿公車臣亦入其中矣  
世良後疏語意云慘云云數句便是急書未如何而據而  
叢此無倫悖逆之言耶其意不在於構陷諸臣詔脉顯有  
核逼不敢言之地不可不嚴加究問有相曾在先朝屢陳  
休致之懇先大王不許脚製西像贊則春注之隆贊謝之

重千古君臣之所未有也嗣服之初遽然許退豈不有嫌  
於退先志在舊人之意哉此二事關係甚重乞賜諒察  
荅曰領相年老多病費盡筋力或有傷損暇開調便更思  
之未免輕率批旨才已還服世良無據予亦知之卿言是  
矣領相批荅還叔

別諭趙恭考

十三日傳曰向來臺言不足介懷當今思卿不啻大旱之  
雲霓卿拋棄前事決滌時態幡然入城一以安將亡之國  
一以慰曠宵思想之心遣史官傳諭于右相與之偕來

代理傳旨再下



同日傳曰原任大臣三司二品以上來會賓廳備忘記予  
之病根日漸層加痊可無期而酬應煩多姑無委頓之事  
以水刺諸節言之倍前厭進症形益深故早定儲位者實  
欲代理以此稟于慈聖久矣而冊禮才過故未果矣今者  
諸臣不知予之本意有若仍臺疏而發者然相繼論事紛  
紜故姑爲還叔以示本意以正趙聖復妄率之舉也若公  
事積滯則酬應切迫一依再昨備忘舉行以全調攝之道  
大臣三司請對傳曰氣候不平所懷書入

賓廳所懷領相金昌集判中樞趙恭采左相李健命知事  
姜覲戶判閔鎮遠叅贊任墮禮判李宜顯工判黃一夏訓

都尹就商清恩君韓配夏刑叅李肇江留金演司直尹慤  
李光佐李森禮叅李堦吏叅李秉常兵叅金在魯護軍吳  
重周李暉柳就章荅曰予疾病已悉於前後批旨非一朝  
之崇十餘年積傷之致凡于病勢日沈難治醫家常事此  
非些少之症若不趁今治療實有難言之憂且代理乃祖  
宗朝故事何以至此無以困我

### 王世弟疏

王世弟上疏曰日昨千萬意外遽下臣子不忍聞也教將  
歆瀝血陳章聖鑑悔悟即賜反汗不勝頌祝又伏見下賓  
廳之教寧歆溘然伏乞亟成命 荅曰予之病沈前已



詳知實非飾讓也。比今日國勢波蕩艱虞溢目，乃因病痼機務多滯，不得已命爾代理。乃是祖宗朝故事，付托至重。且大夙夜寅畏，敬也慎也，式克欽承，毋庸更辭。以副舉國臣民之望。

十四日賓廳再啓傳曰：不念我病勢反惱，我心有若遭非常之舉，實未知何故。依備志舉行，卿等退去。又傳曰：兩司也一向爭論，大臣殊未妥當。且大臣去就與他有異，此備志傳授右相。

趙恭者別諭後，疏斥代聽。

負罪臣趙恭者，疏畧臺論，方張彷徨，不敢入當國家門極。

之舉不得一言而死。先正臣金宗瑞、趙憲故名臣李令俊，在囚在謫，俱有陳聞。況臣負罪雖重，時在未勅，茲敢以血跡吐歸於都門之外。答今日事，祖宗朝故事，勿過慮。

合啓討恭者

司諫魚有龍持平柳復明正言慎無逸，合啓風輝動搖國本，罪閔倫常。而右相趙恭者交附凶魁，獎誦凶言，以春秋先治黨共恭者當先，風輝伏法矣。殿下反降別謝於負罪之相，使皆未聖明，輕視臺閣。臣何顏面，晏照臺次。答勿辭退待。

權珪等疏斥代聽



司直權珪沈檀睦任等疏畧嗚呼痛哉天豈欲亂我邦  
家耶祖宗宣不眷佑我系躬耶 殿下何為出此言 殿  
下安得為此舉春宮安得受此命耶自有國家自有載籍  
以來安有如今日者耶 殿下雖曰聖躬有疾而 殿下  
之無疾一國之臣民皆知之矣 殿下何為激惱又教以  
實賊臣之言也 殿下之今日此舉誰所致也臣以為聖  
濱輩致之也

致院啓

既啓權珪疏措語恠凶誣反聖躬之罪甚於世良危逼東  
宮之誅浮於鳳輝傳曰還出給

合啓請鞠權珪

三司合啓當初備忘既教以諸臣不知予本意中間又諭  
以今番事非因殆疏而發為教則珪等何以非知 殿下  
之本意而有此不道之言耶况激惱二字用意尤不測請  
掌鞠嚴問

李熙命疏

領府事李熙命上疏曰燕行時官貨自有其數耳目亦多  
一問可知所幹王事之外私肥行橐必不能獨用而獨知  
封典自有應行之例而彼人猶且生梗去時陳請豈有過  
慮以此成罪亦豈常情 答曰客歲注返萬里不得相向



今日處分已定真僉已竄卿可不惜照

趙恭若又劄

十五日待罪臣趙恭若劄畧國事至此急於臣赦他不暇願此命未收還之前庭請無可罷之理臣當依古人一曰十八章之例以回天為期

庭請後傳啟

十六日庭請啟四日之內三陳願七札對天聽選照此實臣等不忠無狀不能感格天心罪當萬死臣等雖萬被誅戮決無奉承之理備忘還納傳曰卿等之誠已知之近未大証漸休不能覺察一日之內頻發故將至使左右考例

舉行之境左右可乎世弟可乎卿等思之前下備忘舉行與我兄弟分苦分痛一以調便予病一以扶將亡之國

四大臣聯劄

十七日頌議政金昌集領府事李瀾命判府事趙恭若左叅政李健劄劄曰伏以 殿下近日忽有非常之舉伏聞四日不賜允俞請對六七字拒愈甚終不得一瞻清光感回天心臣等之罪萬死猶輕去夜所下批旨无非臣子所可聞者伏讀未半心膽墜地第伏念備忘中大小政事並令裁斷之教實國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中外臣庶之疑惑憂違政在於此臣等雖被誅戮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



是先朝裁定且有節目之區別其視並令裁斷之命不啻有間况此職教出於至誠惻怛則為殿下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為拘一併違拒以傷我 殿下之心哉伏乞亟令有司只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幸甚

是日諸大臣復議曰人臣事君之道當以誠實上教忌至如此而一向瀆擾不幾於虛假乎况代理已有先朝舊事非傳禪之化則亦不可循外顏而不奉惻怛之言也乃止於司圖署令招諸宰光佐之徒無一人來會者於是遂上聯劄一邊人大窘迫招泰耆入

趙泰耆引見還收代理傳旨

時右相趙泰耆在城外聞四大臣聯劄未到訓局直房使錄事送言于領左相曰何以處之荅曰俄以丁酉節目舉行之意陳劄入啓泰耆自宣仁門入去送言于政院以為請對政院曰臺啓方張不可啓稟相持之際司謁傳命於政院曰聞右相入來即為進對又傳曰右相及三司并引見領相金昌集領府事李頤命左相李健命亦請對并命入侍崔錫興李先佐李肇韓配夏金演李台佐退到請對亦命入對

上御進修堂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領府事李頤命右相趙泰耆戶判閔鎮遠參贊崔錫恒判敦宋相琦工判李



觀會禮判李宜頭吏判權尚遊兵判李晚成清恩君韓配  
夏司直李先佐李正臣沁留李台佐吏叅李秉常兵叅金  
在魯江監金演刑叅李肇禮叅李燦承旨洪啓迪洪錫輔  
趙榮福安重弼俞崇韓重願應教申哲校理李重協司諫  
魚有龍掌令朴致遠持平柳復明正言慎無逸黃梓等三  
十六人入侍昌集進曰累日庭請不能感回臣等之罪萬  
戮猶輕昨日不忍聞之 教尤爲回極一向強聒有所不  
敢朝與諸大臣陳劄而不能力爭之罪萬死無惜願命曰  
臣奉命出疆經年乃還棲遑郊外今始登筵意外非常之  
教處分顛倒累日伏閣請對不許抑菟之忱當復如何健

命曰非常之 教孰不憂遑昨日批旨尤豈忍聞因此層  
加恐有難言之慮敢曰先朝丁酉故事舉行之意陳劄矣  
恭者曰前後特教責以拋棄前事快滌時態幡然入城以  
安將亡之國臣聞此 教五內如焚義不顧私冒沒進躬  
死生必爭敢此請對 殿下火熱升降難於裁決爲教而  
心定意平烟消霧散物來順應似無難事先大王曾在乙  
酉欲爲傳禪大小臣僚庭請伏閣竟至回天丁酉則先大  
王積年疾病春秋已暮與 殿下今日疾患大有間焉  
殿下乙酉心事何不念於東宮情境耶白首老臣不死於  
遺弓之日忍見此舉生亦何爲不得反汗有死而已泣下



被面鎮遠曰今於意外得覲耿先區之東爨之心曷勝喜  
幸錫恒曰昨日 批荅三更末始下而有驚心語諸大臣  
詢問意見臣以經年閱歲未得準請萬無停止之理為荅  
諸大臣以姑為退去陳劄待罪因請入對陳達榻前為定  
臣以問安事來詣藥房得見賜劄莫曉其故 殿下每以  
火熱升降為教臨御周年酬應萬機俯荅踈章委曲周盡  
少無碍滯何至今始裁作耶伏願前後備忘一併還收尚  
游曰云云肇曰入診以無顯形之證為教酬應萬機一尚  
碍滯無疾可知自有此事每加一層 殿下只為釋負諉  
於稍重之地而有若因循奉行者世間豈有如許道理尤

佐曰昨日以不能覺察為 教不可的知其然矣以疾謝  
事往牒亦無 殿下雖有一時疾恙清心調養則應万機  
撰疾患而無所妨演曰先大王乙酉傳禪之教春秋晚晚  
聖候沉綿諸臣力爭即為還收豈非 殿下所當法者乎  
錫恒曰乙酉冬大臣三司相繼請對終至回天在魯曰聽  
故與傳禪而異矣健翁曰國朝故事雖不知之去夜 批  
旨一節深於一節至於左右可乎東宮可乎之教一倍驚惶  
不敢掛口到此地頭更無他計一向力爭未知何境敢以  
丁酉例陳劄矣世宗大王亨國三十年至於末年令世子參  
決肆惟文宗大王受命參決 殿下並令裁斷之教決不



可奉承至於丁酉事有所差間故敢以區別舉行之意  
陳劄矣配夏曰東宮虞仲之德何安受此教昌集曰昨日  
批旨有不忍聞朝者陳劄實不得已今諸臣收還為請臣  
豈異焉健翁曰累日伏閣一未登對朝呈耶懷日昃乃下  
暮請入對夜浹始下一日陳對不過一番誠微言淺不概  
聖心自顧慚悚昨日 批旨又是前古所無之事直欲鑽  
地以入不得故與二品以上合議則或以乙酉事諸大臣  
獻議者為言曾於乙酉年間 先王王候違豫難於酬應  
至下非常之教百僚庭請久不允從故相臣尹趾完以文  
宗故事舉行之意運言於大臣其時大臣徐文重崔錫昇

申琬李濡皆以為然未及陳稟特下允從之命故仍以停  
止人臣事君之義固當如是今臣忝在大臣之列遭此意  
外之舉累日力爭既不得請昨日 批旨又不忍聞依丁  
酉舉行之意朝上劄本何幸今朝獲近耿先若許收還不  
勝萬幸恭考日期於準請惟願亟收願翁曰乙酉事非今  
今日可擬昨日備忘尤當還收演曰乙酉傳禪之翁力爭  
反汗 殿下以為法昌集曰錫恒演輒以傳禪暗言不亦危  
怖錫恒曰援例反汗為法差殊何傷願翁曰臣等烏得無  
罪一未引接誠意淺薄之致恭考曰兩大臣輕先引咎不  
亦過乎昌集曰朝者劄本雖不得已焉得無罪夫許還收



上曰唯史官持備忘二度批旨一度入來昌集跪納奏者  
曰退去却整死無餘憾昌集曰 聖侯有度大引飲之証  
今下奇疾之 教第令診察進藥奏者曰治病之道治心  
爲先必得對証之藥以盡調治之方治病之際無治國事  
奏事畢諸臣俱退

承旨洪錫輔進曰朝者右相自宣仁門入來使之請對院  
中以臺啓方張據例斥退之際司謁揮汗撥來曰右相入  
對云 殿下何從而聞右相入來乎人君爲國之道豈可  
使內外無防私逕傍聞耶其入告之人不可不摘發論斷  
求杜後孽洪迪趙榮福緝進三司連進曰此非小事聞

係甚重必明白下 教然後方可爲國矣 上終無發落  
時執義趙聖復上疏請依先朝事使東宮侍側叅確庶  
政一日忽下儲忘曰自今大小事務皆令世弟處斷時  
去直搃府方兼捕盜大將故從門隙分付意走捕卒通  
于叅贊崔錫恒仍令捕盜軍卑錫恒轎錫恒即詣闕政  
院啓請留門而入錫恒請對入侍請還收上允之時大  
臣諸宰聞報急往闕下則已有還寢之命矣皆自闕下  
或中路而退右相趙恭者在果川方遭臺啓而猶上書  
論事政院以事異常規稟啓則命入之批辭縷々未曰  
勿拘俗態來救將亡之國夫使之代理者上教也恭者



疏批亦上教也既使代理而以代理為將亡者何故也  
以此人皆知俱非上教一出於慈旨一出於宦侍也  
時少論以為老論由曲廷通于大妃將有廢立之舉公言  
倡說泰者疏語亦此意也老論雖以 上疾為宗杜坊  
迫之憂而 上疾之如此中外未能知之而少論之凶  
言聽者無不以為信然老論則皆奮氣喪魄莫知所為  
矣後數日又命曰大臣二品以上來會賓廳領相金昌  
集會來賓廳謂閔頤達曰今日有命來會者是何事  
君能側度否鎮遠曰似是數昨夜下命復下也昌集曰  
然則將何以為鎮遠曰 聖上疾患沈痼早晚宜有此

此事而但先王三年未畢世第冊封屬耳豈不太急乎  
上疾雖如此吾輩至誠輔導卒補架漏待三年畢後可  
議此事且近觀少論輩氣色則頭勢凶悍今若無辭將  
順則必生大變姑為爭勢期於收還為宜矣昌集點頭  
曰吾意亦然矣俄以承傳色持備忘而下大臣諸宰皆  
離坐俯伏而覽之崔錫恒突然入未見諸宰坐處窄狹  
難容而領左相所坐之處稍闊闔入於兩相之間俯伏  
而覽之覽畢戶判閔鎮遠曰朝廷體統雖一品重官何  
敢間於相臣之坐乎兩大臣回顧始覺之左相李健命  
厲聲曰駭愕矣命因其僣從錫恒微笑面赤而退備忘



措語則備陳疾病沈痼欲與世第分勞之意未日依日  
昨下教舉行大臣令承旨請對司直李光佐突入於大  
臣之前以不可不力爭之意重言復言高聲大唱曰不  
叔此言則國必亡矣諸宰皆先詣閤門外大臣則以光  
佐言未訖不能起移時大臣始到閤門外判府事趙泰  
未謂諸宰曰李令光佐威脅恐動言甚支離久不起坐  
余不得已屬聲叱之曰今日廷臣只令一人耶忠愛之  
心令獨有之而他人無之耶且朝廷事體至嚴大臣將  
詣閤門外而久不起坐豈容如是光佐始起出矣上不  
許命書入耶懷書啓之後 批下甚遲逐日如此竟日

過再次傳啓而承批之後輒在於夜深後三四更第二  
啓閱鎮遠起草諸款皆稱善其草畧言 殿下雖有火  
熱升降之疾服藥治療則可以奏效而前後藥說之進  
藥不旨進服而唯思分勞之道云云先佐執此草入於  
大臣前曰此啓草不可用吾輩不可隨從云領相曰然  
則其不可處令可修改以未先佐退與李台佐李堉韓  
配夏等聚首相議則改曰 殿下設有疾溫微恙何可  
以此有就間之意云云大臣依其所改用之至第三日  
二更許下批言症候之重而曰大升之時則凡裁決事  
務或左右參考前例而舉行左右可乎世第可乎云大



臣致諸宰及三司於前曰 下教如此何以為之以次  
各言所見可也姜覲秩最高為對曰不可不更為力爭  
閔鎮遠次對曰 下教如此何可每事拂逆乎昨者備  
忘雖難盡從依丁百節日大事稟決小事東宮裁新稟  
定節目何如其餘諸宰老論則從鎮遠少論則從覲五  
六人至先佐則諸宰皆移坐一步地衣上對之而先佐  
雖令下輩速持方席耒乾方席坐而大拜揚言其說縷  
、不可盡記大要以為 聖上有疾之說非真也症候  
果如此至於左右用事則亦何以能有此 教乎諸大  
臣不能力爭還收則不可謂有臣節也重言復言久不

起左相李健會據事體屬聲叱之乃止其下諸人又  
未對如是之際天將曉矣鎮遠曰明日更為請對為宜  
諸宰明日早會之意出令何如諸大臣曰然矣遂分付  
錄事以請對出令而罷鎮遠之意請對之後又令書入  
所陳則諸臣各陳所見以候處分恐為得宜故也時方  
外疏章亦極紛紜韓世良之疏則至以陰移天位為言  
南人權珪等聯名疏措語亦極凶悖至於太學及方外  
儒生亦皆陳疏爭之翌日天明後閔鎮遠將詣闕問諸  
大臣會宿備邊司遂入見諸大臣曰今日將為請對耶  
荅曰吾輩連夜商確則今雖請對必無許對之理不如



聯名陳劄決定大事故曉繼呈納一劄矣仍以劄草出  
示蓋以依丁酉大事則稟裁小事則東宮自決為請也  
鎮遠曰此即昨日小人所對之意也未知批下將款何  
為大臣曰當即請對稟定節自矣才子江留李令台佐  
未見以劄草示之則曰上疾之可問小人則知之宗社  
之憂誠為切迫吾於常時上出座即裁語詔久而不  
止台佐以批管侍衛遲一月措之狀裁  
於此而此劄所請恐為太早云矣鎮遠曰少論革言設頭勢極  
台意則此後當又有何策鎮遠曰少論革言設頭勢極  
其云將此後疏章及可迫之舉必將不一而足稟定節  
自後仍以處分既定以此事陳疏及請對者一切勿入

之意定奪似好笑熙命平日喜諧謔遂笑曰台之計策  
不過杜塞言路矣仍曰其言然矣又笑曰劄將缺一策  
何如曰何策曰稟定榻前扈衛宮城凡少論之為請對  
為陳疏而未一切勿入於陣中然後可以鎮定云鎮遠  
曰真是無識武夫之言也熙命再笑曰誠然矣鎮遠退  
就本司堂上房共吏判權尚游同坐俄以聞李光佐台  
佐全演韓配夏壽聚看於房直又下吏未傳右相入未  
矣又傳右相入兵曹直房矣又傳右相出自直房向宣  
仁門先佐等從之俄而尚游見一小而曰此事何如  
鎮遠曰何事尚游曰右相送言于故院而請對諸承旨



問以何以處之矣遭竄啓之大臣何可請對承旨亦何  
可啓達乎故院防塞似宜矣鎮遠曰然矣尚游遂以此  
意作答旋問再三涉瀆而不許矣俄以諫院書吏一人  
直入高步曰卽有右叅政見之舍諸殆同坐使之急  
向於大臣矣大臣急請鎮遠等曰吾輩劄批未下將何  
以為之金昌集曰吾輩亦欲同入對矣鎮遠曰好矣判  
府事趙恭采曰雖是國家大事從兄之間有此不韋之  
事吾則不可同入矣昌集等遂自熟化門步入越建滿  
院至閣門外其恭者相揖而坐昌集獨不揖鎮遠等亦  
行拜而蓋恭者請對而政院不為入啓則宦寺牢鎖大

妃殿通行之門而直下引見之舍矣俄而諸臣稍未  
會入侍於進修堂則諸臣勿論彼此退後入侍者亦多  
進修堂至小不能容昌集者進曰意外下代理之舍臣  
等決不敢奉承連日請對而未蒙賜對昨夜所下之批  
尤有所不忍聞者臣等不得已以依丁酉節日舉行之  
意聯名陳劄矣今才有賜對之命敢此陳達矣 聖候  
之違豫臣等非不知之而此舉終為急遽請還收前舍  
上無所答諸大臣次陳達恭者袖出笏記縷、陳達  
且舉昨者劄批未救將亡之國之 教而嗚咽流涕  
上亦無所答其下諸臣次、仰陳韓配夏至曰存亡係



於呼吸更迭進奏至於日暮而上皆無所答昌集進曰  
前日所下備忘還入何如上似有點頭之狀昌集遂使  
注書出去持未昌集奉置於書案上上手受之承旨洪  
錫輔曰右相朝者請對而臣以方遭竄啓之大臣法不  
當請對不許入啓矣俄而直有引見之命 殿下何以  
知右相之入未耶必有未告者賴賜 下教上不答錫  
輔再三力爭 上終不答崔錫恒獨言曰君父之前何  
可如是督迫乎泰若獨言曰吾則以為政院屢次泄復  
之後必為八啓故有引見之命矣始論啓請當該內官  
掌問定罪上曰依啓遂罷出時或謂昌集等既知止

疾之難於酬應萬機至於臚劄則入對時亦當中請代  
理而更請還收非忠宗杜乃為身謀也東平尉鄭載益  
至此論而此有不照者自初以太早請以還收而不得  
及承左右可乎世第可乎之教則此教明作假飭臚奉  
承可也結有引見泰若之命雖知出於宦寺擅委以可  
知心上亦有不欲舍之意昌集既無伊尹之力量道德  
又方見親於彼輩而人君不教舍位而強請就閑決非  
臣子道理宰出於萬不得已也大臣之罪在於建請不  
自建請而不在臚劄後更請還收也於是承傳色內官  
崔泓就拿供曰其時內間傳言右教政有引見之命注



傳於政院云：「故依其言傳於政院而已不知其他云  
又問何人傳言云則不為的指以對判設禁問鎮遠陳  
誠曰泓年過七十法不當施刑請更加嚴問則判付曰  
其時右相入闕子聞前導之聲而知之仍有引見之命  
崔泓分棟放送大內深遠相臣前導之聲不若始諫本  
未抵微豈有徹大內之理乎果然則榻前請問之時何  
不下教而崔泓請拿啓何以允從乎此判付明知出  
自宦侍也丹岩  
記事

合啓討恭者

十八日兩司合啓之旨之舉事案各異而悻然誣引以辰

之事與今不襯而故為提說至以忠赤莫謂凶賊昨年冒  
嫌之說旨意有在今又營救凶賊可見肝肺合辭請罪案  
出嚴懲彼乃益懷放肆之心視朝廷若無懼然看公服自  
宣仁門突入引見之命忽下未知從何得徹天聽而恭者  
之平日交通宦寺之狀昭不可掩 聖明卜相及在宦官  
宮妾知名之人失政之大者而身為大臣甘共潛通國之  
危亂必在朝夕請趙恭者拿覆嚴折荅曰勿煩 司諫魚  
有龍啓司謁承傳也并拿鞠嚴問依啓

玉堂劄討恭者

十九日校理李重快劄曰趙恭者締結交通昭不可掩



殿下縱欲顧惜於便媚之倖相獨不念三百年洪業從此  
傾墜且數三宰臣隨其後聚會僻處踪跡詭秘顯有同謀  
交通之跡并宜嚴覆云々 荅曰締結交通等語誠甚無  
歲未可曉也

府啓討恭劄論同時潛入人

府啓趙恭劄黃綠宦寺潛圖進見乃夜開北門手假而一  
種不逞之徒密謀潛通影迹其後陰秘不正之人不可置  
而不論宣仁門同時潛入金廣李肇及和應突入諸人一  
併削黜云々 荅曰勿煩

禁府啓

二十日判義禁閔鎮遠知義禁李規命啓內官崔泓良以  
當番承傳色伊日事狀全照牢諱入侍事傳訛之別監姓  
名亦不指告殊極奸詐請更推司謁金天錫段內官金景  
杓使傳、教故問其無請對有引見之由景杓只為再三  
督促云々景杓愚問後稟處何如傳曰庭請以後連坐進  
修堂閣門外有喧嘩前導聲問之則右相入未云予知而  
下教非自下徹稟之事承傳色及司謁元無論罪之事置  
之

府啓崔錫恒之獨先請謁也不待啓而標信先下趙恭劄  
之冒入禁門也無啓稟而振諫招入規或益甚嚴加究覆



云、答曰勿煩

朴致遠啓討崔錫恒

掌令朴致遠啓前日崔錫恒輒以今日代理之命指為乞  
百傳禪之事以為驚感人心之詐又不待齊會徑自獨入  
請削黜 答勿煩

達儲奏文

二十七日奏請使正使李達命副使尹陽未書狀俞拓基  
出去 奏文曰臣自幼善病寧日恒少方在壯年氣甚痿  
弱最是嗣續絕望已久多服醫藥終無寸效先臣僖順王  
在世時常以是為宗社之慮積年沉疾困篤呻吟而唯此

一事寤寐耿耿終至抱憂而薨逝臣之不孝固莫大矣况  
臣母妃金氏哀疾之中每與臣相待念先王之遺意閱後  
嗣之無繼未嘗不凜然寒心臣母子情理當復如何臣嘗  
祖忠宣王暨臣祖在恪王俱無秀支先臣血屬只有臣及  
近初君草而聰明孝友年又長成臣既無子則繼臣身而  
承先臣之業者捨茲其誰當此國勢孤危之日必須早建  
儲位然後屢世之宗祧有托一方之臣庶有時非但臣目  
夜之所祝抑以寬母妃惘泣之心而慰先臣長逝之魂乞  
加盛念特依令典夫允所請極降封爵大提學李  
觀命製進

時國本雖定沮撓日急朝野唯莫使事之速成而專討



難其人李達自請赴燕尹陽未素共之善為人通而  
能運有心慮建儲之議亦有快替之勞故其是選將行  
同朝送之祖道閱鎮遠用友而兄弟也引滿相勸至晚  
酒空兩皆大醉相共抱持或笑或泣賓客皆歎歎泣下  
渡江未幾而變作

韓配夏疏執趙恭者崔錫恒

消息君韓配夏疏畧右相忠憤所激復欲建請則大臣不  
肯又欲請對則政院屏拒不意天聽若雷特命賜對還收  
成命謂之社稷臣可也至於崔錫恒之請罪天下寧有是  
耶蒼黃進對何特齊到若無崔錫恒一人朝廷有能辨此

事者耶云々呈政院還出給

李仁復疏執趙恭者

刑曹叅政李仁復疏畧建請還撤於二日之內陳劄有曰  
妄敢輕遽為拘又曰垂令稟旨舉行未知何故遽為此也  
在外大臣排闥直入前日備忘一併還收有若天日既蝕  
而復明政院啓侵及大臣詔意深緊傾陷之計誠極叵測  
云々勿捧

李準疏執崔錫恒趙恭者

十一月黃海監司李準疏畧崔錫恒獨先入對果何罪也  
趙恭者寸丹炳然可貫神明勃抑擇持猶恐不及臣竊慨



然云、 故院啓李璡憑藉臚列黨同伐異身被殆泰力  
戰公設乘機傾陷用意叵測云、 荅匡執進言予甚嘉  
尚時事慨嘆由予原德

李台佐疏自明

江華留守李台佐疏曰趙泰者入末朝房臣共數三字臣  
同諸漏局執對嘆院漏局卽關中大略何以曰僻處準例  
請對何以曰詭秘同謀者何謀和應者何說突入者何謂  
交通之目尤極駭愕原其詭脈若有臧蹤潛圖不當為之  
事 荅曰勿提往欵

李倚天避啓

持平李倚天避啓恭者風輝二而一者李璡同恭請討風  
輝之啓今於恭者獨為伸救欲自效於其黨不恤其得罪  
公設李台佐黨同伐異分疏營枕臣不欲吹、 勿辭仍啓  
曰一種不逞之徒乘時闖教必欲綱打縉紳李仁夏倡之  
於前李璡和之於後韓配夏授疏政院退却而玄慘殆甚  
壞亂朝廷不可不論請并罷職勿煩

北言

二十六日備忘記臘前三日未必期馬孤之憂遑同知彼  
為承宣代草廣亦直言







